

文心雕龍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再版

文心雕龍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麥家圈
新華書局

著者 浙東曹聚仁

發行者 上海新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新華書局

代售者 全國各省各大書局

全書一冊

定價八角

箋釋文心雕龍者序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祕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紛綸歲稔，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弗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蕞，旁稽博攷，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兔之筌蹄，而又況於瑣瑣箋釋乎哉？時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此書校本實出先生。其注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爲。先生時爲山東布政使，案牘紛繁，未暇徧閱，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長山聶松巖云：此注不出先生手，舊人皆知之，然或以爲出盧紹弓，則未確。紹弓館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間；戊午歲，方游京師，未至山東也。

文心雕龍元校姓氏

楊慎 字用修

焦竑 字弱侯

朱謀埠 字鬱儀

曹學佺 字能始

王一言 字民法

許天敘 字伯倫

謝兆申 字耳伯

孫汝澄 字無撓

徐渤 字興公

沈天啟 字生子

柳應芳 字陳父

俞安期 字羨長

王嘉弼 字青蓮

王嘉丞 字性凝

張振豪 字儻度

葉遵 字循甫

許延祖 字無念

鍾惺 字伯敬

商家梅 字孟和

欽叔陽 字愚公

龔方中 字仲和

許延禔 字無射

鄭鳳驥

字閑孟

陳陽和

字道育

程嘉燧

字孟陽

李漢燧

字孔章

徐應魯

字宗孔

曾光魯

字古狂

孫良蔚

字文若

來逢夏

字景禹

王嘉賓

字仲觀

後學儒

字醇季

梅慶生

字子庚

王惟儉

字損仲

文心雕龍目錄

原道	一
徵聖	六
宗經	一〇
正緯	一五
辯騷	二一
明詩	三〇
樂府	四一
詮賦	五一
頌讚	五九
祝盟	六七
銘箴	七五
誄碑	八三

哀弔	八九
雜文	九四
諧謔	一〇二
史傳	一一〇
諸子	一二三
論說	一三四
詔策	一四五
檄移	一五五
封禪	一六二
章表	一六八
奏啓	一七三
議對	一八二

書記……………一九一

神思……………二〇四

體性……………二〇九

風骨……………二一一

通變……………二一四

定勢……………二一八

情采……………二二二

鎔裁……………二二六

聲律……………二二八

章句……………二三二

麗辭……………二三六

比興……………二四一

夸飾……………二四五

事類……………二四九

練字……………二五五

隱秀……………二六〇

指瑕……………二六四

養氣……………二六九

附會……………二七三

總術……………二七六

時序……………二八〇

物色……………二九九

才略……………三〇四

知音……………三一四

程器……………三二〇

序志……………三二七

文心雕龍的研究

楊鴻烈

一 導言

我們考察學術思想的變遷，實在要經過啓蒙，全盛，蛻分，衰落的四個時期。全盛以後的情形，就如梁任公先生所說：『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濬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拮據末節以弄詭辯。：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擢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這個現象，凡是讀過學術史的都可以知道。所以說，凡一種制度，學術，風氣，當他極盛時代，就流露出他的缺點來；那時就暗伏着極少極微的反抗分子，爲異日代興的接替分子。有這種一往一復的現象，學術思想方纔能夠有進步；不過這極少極微的分子，人人多忽略罷了。

現在且說我們中國的文學。從晉代以來，做文章的就專注重整鍊的功夫，並且理由要說得圓滿，事情要敘得密緻，還要講究奇偶；從美的一方面去看，固是很好，可惜從齊梁

以後就弄得太過了。於是造句越密緻，屬對越工整，就犯了浮濫靡麗，華而不實的毛病。那時代文學的狀況，看以下所引的話就可知一斑。

(一) 南齊書文苑傳論，把當時文章的弊病和來源說得很明白：『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未爲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自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中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這很可看出雕琢的不自然的文學流行的情形了。

(二) 隨書李諤傳，李諤上書說：『自魏三祖，更尙文辭，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逐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矜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從以上的話看來，就可以知道從晉代到陳文學變遷的大概了。像這樣的情形，無怪乎人人都討厭排偶，就不得不存矯正的念頭。於是在這駢偶猖獗的時代，就暗伏着一位抱文學革新的劉彥和，可惜當時既無人唱和，後人又只以他那部極有價值的文心雕龍當做修辭書去讀，就把他立言的宗旨失掉了。所以我把我讀了此書的意見寫出來給大家討論。一方面可以知道他主張自然的文學，——要用自然的思想情感來描寫，——是積極的建設；在別一方面，他矯正當時不可一世的雕琢的文學，依據他自定的標準去逐一的批評，是消極的破壞；再說他能看出並且能夠闡明文學和時運的關係：這就是他全書的三大好處。他這書最大的缺點，最壞的地方，就是「文筆不分」；換句話說，就是他把純文學和雜文學的界限完全打破混淆不分罷了。在他那文學觀念已經大為確定明瞭的時代，他偏要出來立異，要想以文載道，這是他最大的錯處！我這篇文章的目的，固然是要表明他在當時算得一個文學的革新家，但他的缺點，總是不替他掩飾的。

二 劉勰的略傳同他的論著

按南史本傳說：『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與慧叡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髮鬚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在慧地云。』由這段小傳看來，他受佛教的影響，實在不小！他少依沙門僧祐居，所以就能博通經論，區別部類，集錄起來作了一篇序文；他所著的這部文心雕龍，條理非常之精密，在我們中國古書裏頭像這樣有系統的專著，真是少極了，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很得力於佛經的研究了。他的論著，固然不限於以上所說的兩種，如南史所說：『勰爲文，長於佛；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但我們只研究文心雕龍這一部有價值的論著，其餘的就不管他了。

我們研究文心雕龍，最先必定要知道他的命名，同他的內容，現在分兩段來說：

文心雕龍命名的意義。文心雕龍何以要如此的命名呢？劉彥和解答說：『夫文心者

，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者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

體，豈能取騶夷之羣言雕龍也？」（序志篇。）這幾句話，很可以算做他這部書名的訓詁定義了。

文心雕龍的內容。按黃叔琳說：『此書分上下二篇，其中又自析爲四十九篇，合序志一篇，篇共五十；依元本分十卷。……』這是篇數的內容。若是從大體去看，又可以分做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直至議對書記等二十五篇，劉彥和曾作一段收束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禮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事，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第二部分包括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直至程器序志等二十五篇，劉彥和也作一段收束說：『至於割精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序志篇。）我們看他這書何等樣的系統周密，成爲專門的著述；但是隨書經藉志硬把他列入集部，真是無眼光識見！這一層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就說過的了。

三 劉勰對於當代文學革新積極的建設方面的言論

在劉彥和那時代，正是「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的時代，所以他首先就標出一個文學的自然主義出來；就是要先有自然的情感和思想，然後自然的描寫用來矯正那時代文學的趨勢。我們看他說：

「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原道篇。）

又說：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中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物色篇。）

這兩段只是泛論人和自然界發生情感思想的情形。既有了情感思想，就該自然的描寫出來，所以他又說：

「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完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物色篇。）

又說：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情采篇。）

「爲情造文」，正如胡適之說：「要有話說，方纔說話。「爲文造情」，就是「無病而呻」了。」這幾句話，真把文學的根本，都揭明白了。他又從文學的自然不自然上去定作文時的快樂或痛苦。他說：

「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瘦而氣衰。……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第。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養氣篇。）

這段話真精湛極了：他說的「率志」，就是說根據自己的性情思想；「委和」，就是要順自然。我們看秦漢以上的文章都是很質樸自然的。像那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擊壤歌，何等樣的自然！那些什麼甘泉賦，怎麼能同這樣的價值比較？真是「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了！擊壤歌自然的天籟

，作者一點不費力；揚雄那樣大文豪，只是被皇帝逼着，費了大力，竟自到他做夢見自己腸腑都滾出來，真的痛苦極了，文章的價值也就很低；真是「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了！這是他建設方面的言論。

四 劉勰對於當代文學的批評方面言論

劉彥和既標出文學的自然主義，所以凡是雕琢的作品，在當時極盛的，他都加以消極的破壞；他最利害的方法，就是先定出標準，然後逐一的加以批評。例如比興篇，他就以為：「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夸飾篇說：「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如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因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魍魎，而疎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睨刺也。」事類篇說：「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

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唱，聽者因以蔑詔夏矣。」此引事實之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斯致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亦，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機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預。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指瑕篇說：「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比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稽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甯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這樣從形式上列舉的批評，在本書裏多得不可勝說。至如統括的從實質方面來批評的話，如夸飾篇說：「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

辭人焯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波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隱秀篇說：『凡文氣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或有晦寒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爲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像這樣的話，在別的篇章裏是很多很多，總之，他是絕力的排斥雕琢的不自然的文學罷了。這就是他的消極的破壞方面的言論了。

劉彥和在中國文學界又算是第一個的批評家，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文學上的批評，自他開始。他這種先定標準而後批評，很相當於歐洲文學上的「法定的批評」。所謂「法定的批評」的意義，就是莫爾登所說：『批評就好像個判官：他下一個判詞說那篇的藝術工夫是好的或是壞的，那篇是比較好的或是極惡劣不堪的，他先定下正確的原理，再指出瑕疵的地方；他所堅持的標準使他能做幾種藝術品的較量。這樣常被人稱爲有價值的批評。』（文學的近代研究。）在文心雕龍裏，除了以上純粹是消極的破壞批評而外，如他批評離騷經，以爲『楚辭者，體慢於二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這就是因爲『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銘經意，亦自鑄偉辭。』所以『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密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騫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辨騷篇。）像這樣詳密精至的批評文學，在中國大概是很不容易找得的。此外如明詩篇樂府篇詮賦篇都有相類的批評，足見劉彥和實在又算得中國空前的一個文學批評家。

五 劉勰論文學和時運的關係

文學本質的變異性，有時間空間的不同，因爲『不問古今東西，所謂文學，都是時勢——包括時間和環境二者——自己造成的用以照自己的明鏡。』這是日本廚川白村所說的話；這樣的意思，就可以相當於這裏所說的時運了。我們中國第一能懂得文學和時運的關係的人，也是劉彥和。他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

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時序篇。）他從文學史上——的舉來證明這個道理，我且引他關係三國以後文學和時運的話來說。他以為：『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笑談。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運，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華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連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時序篇。）自從他看了這

機密以後，如劉知幾的史通言語篇，顧炎武的日知錄和章太炎的荀漢微言，都有相同的論調，不過此處不是專研究這個問題的地方，只好略而不談；我們只消認識文心雕龍有這一點好處就夠了。

六 文心雕龍全書的根本缺點

我們中國從晉代以後，文學的觀念就漸漸的確定，所謂「文筆之分」，就是純文學和雜文學有分別，這是文學觀念進化的一件可喜的事！所以那時就有「長於筆，長於文」的話頭。「文」就是純文學，「筆」就是雜文學，如顏延之說「竣得臣筆，則得臣文」就是一例。在古代也就有把「記事之文」叫做「筆札」的，如漢書樓護傳就有說「谷子雲筆札」的話，但是到了劉彥和齊梁的時代，這「文」「筆」纔明明白白的分而爲二。但是劉彥和却矯枉過正，把這個區分打破，偏於復古一面，接着唐代那般古文傳統派出來，這個區分，就簡直不存在了！這樣始作俑之人，我不能不說是劉彥和！我不能不爲文心雕龍下一個「白玉之玷」的批評！我們在先且舉出那時代「文筆之分」的諸家的理由來，然後再把劉

彥和所主張矯枉過正的荒謬意見和所影響於他這部書的情形說一說，就可證明我這種批評，不是吹毛求疵！不是以今非古！不是苛刻！

中國純文學觀念的明瞭，這種演進的情形，要拿阮元的擘經室集裏學海堂文筆對所搜集的歷史上的證據來說，現在節錄在下面：晉書上說：『蔡謨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宋書傅亮傳說：『高祖登庸之殆，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而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南史顏延之傳說：『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北史魏高祖記說：『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魏書溫子昇傳說：『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北齊書李廣傳說：『廣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集十卷，託魏收爲之敍。』陳書陸琰傳說：『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劉師知傳說：『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說：『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這些零碎的史料，固是可以看得出那時「文」和「筆」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對於「文」和「筆」的意義，說得最明切透澈的，不能不推梁元帝的那一部金樓子上的話了

！金樓子裏的立言篇說：『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通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實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在這樣文學觀念明瞭確定的時代，偏偏這位不達時務的劉彥和就來打破這樣的分別，使文學的觀念又趨於含混！又使文筆不分！

我們看他開首在總術篇就罵那般主張文筆分判的，他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矣。』他這種語在名詞的含義和推理方的式上都有極大的錯誤。因爲他自己對於「文」的含義和

人家的就不一樣，他以為「文」是拿來「足言」的，而人家却以「吟咏風謠 流連哀思」的纔叫做「文」，這樣名詞的含義，顯然是不同的。但他却用那種自造的邏輯和「經典」的大帽子，拿來反對「文筆之分」。在他以為易經的文言，就明明是「足言」的「文」，但却不是如人家所說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那樣的「文」。他的主張是：「予以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這麼一來，就把一個已經成就了的明白，具體，完全的文學定義，攪擾得一個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的了！你看他好好的一部有條理的文心雕龍，除了幾篇辯騷，明詩，樂府，……是在純文學的範圍內，旁的如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是關於修辭學；——純文學的形式方面而外，就牽扯得寬泛了！原道，宗經，談到就哲學方面去了！史傳，就含混了文史的界限！此外雜文學裏的什麼頌讚，祝盟，銘箴，誄碑，……也都魚龍不分，涇渭莫辨，隨便的扯來，有什麼價值！這真是全書的缺點！鑄下了一個大錯！

七 結論

在以前幾章裏，我已經將文心雕龍產生的時代背景，作者的生平和本書的內容，優點和劣點一一的說過；我們由此也可以承認劉彥和實在是有限大的抱負，有強烈的改革精神，對於那個時代雕琢的文學想把他改造成爲自然的文學。但或者有人必定懷疑說：『劉彥和既是有革新的言論，何以要等到隋唐之復古，文體方纔一變呢？怎麼不像現在新文體變動這麼快呢？』這却有幾種原因：舊時的文字重高雅，新時的文字重通俗，所以舊時的文字缺乏普遍性質，就不容易令人懂，不容易傳播，很少能引起同情，很少有知音了！這就是劉彥和工具的一個大缺點。劉彥和既是單騎獨馬，勢力薄弱，他的文章，在那時候，自然是入不入俗眼，遂致淹沒一生！所以他在知音篇開口就唱起來了：『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後來他在序志篇結尾又說：『茫茫往代，既沈余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看他又何等樣的躊躇滿志！總之，我們現在知道了許多文學革新家，也應該要知道千多年前的一位鬱而不彰的文學革新家！

對於劉勰文學的研究

吳熙

一 引言

中國有二千多年文學的歷史，著名的作家，代不知其凡幾；著名的作品，亦不知其凡幾；然而竟始終沒有產出一部完備的文學史；竟缺乏一種文學批評的專著；竟不見有論文方法的專書：這不能不使我們引爲文學界的一大缺憾！

我常想，中國能產出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而不能產出一部有系統的文學史，和一部有條理的文學方法論，其原因在於中國文藝界缺乏了一種科學的賞鑑精神與批評精神。何以見得呢？因爲我們要去賞鑑或批評一個作家，或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便不得不去研究這位作家的身世和環境；便不得不去研究這位作家的思想淵源和派別；便不得不去研究這個時代的社會狀況；便不得不去研究這個時代的作風和流別：這些研究的結果，不就是文學史的雛形嗎？但是做到了這幾層研究的功夫還不夠，還要進而考察這位作家的描寫技術

如何；這位作家的布局遣詞如何；這位作家材料的翦裁，是否恰到好處，……經過了這許多考察的結果，難道不能構成一部適當的文學方法論嗎？因此，我相信，非有極濃厚的文學賞鑑興趣與批評興趣的人，決不能著出一部文學史或文學方法論。因此，我們不能佩服六朝時劉勰先生所從事的工作，不能不上他一個「空前的文學批評家」的徽號。（文學批評家，從古固不乏人；然而有系統的專著，則不之見。至於鍾嶸的「詩品」，其所論列者，僅限於詩歌，偏而不全，故未能與劉氏比擬。）

二 劉勰略傳

劉勰，字彥和，南北朝梁人，與沈約，鍾嶸，昭明太子同時。南史裏有他一篇三百多字的本傳，記載簡略，我們從這一篇裏，只能窺見他生平的大概。他的生年，死月，以及享壽若干，都不可考。他家境很窮，終身不曾婚娶，（見南史本傳。我以為他所以不曾婚娶，決不僅因為家貧一種關係；當時佛教很盛行，梁武帝曾三次捨身獻佛；昭明太子也極崇信佛教。他對於佛理既很有研究，曾撰過許多寺塔及名僧的碑誌；又曾奉敕與慧震在二

林寺撰過經證。或者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因為要實行釋家生活，所以不願婚娶，也未可知。和僧祐一同住在寺裏，因得博通經傳。後來他曾做過東宮的通事舍人，及步兵校尉，很得昭明太子的知遇。所著有「文心雕龍」一書，徧論古今文體及前人作品，並論及文學的方法。他著此書的動機，蓋深有慨於當代文風之委靡。我們但看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所云，便可以知當時文藝界的現象了：——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異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如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無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此！

他自己在序志篇也說：

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繁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是以搦筆和墨 乃始論文。

當時文藝界之現象如此，此劉氏所以發憤著書，對於當時頹廢的文風，不憚一一反復

加之以嚴格的批評，以爲之糾正也。書成後，就正於沈約，大爲所賞。他一生恐怕都不大得時；晚年大概更不得志，故燔髮爲僧，改名慧地。不久，他便死了。

他的生平，我們既經約略知道了。現在我們便要先識一識他的文學批評論，然後才去介紹他的文學方法論。

三 劉氏的文學批評論

文學的批評，在西洋本是一種專門的學問；著名的批評家，代不乏人。他們的權威很大，往往可以轉移一代作家的風氣！我們知道，文學常是可以影響於人生的。當文學家走入暗路的時候，同時便會將人們引到暗路上去。批評家的職責，一方面在於糾正作家的趨向；一方面就要警告人們，不要隨着作家走入暗路。這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但反觀中國，批評界那種幼稚的光景，真不能不使我們大加失望了！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專家，固然寥若晨星；即在近代，從事於此種工作的，亦不可得見；間有從事於批評的人，但他們既昧於批評的原則，又未嘗研究批評的方法，儘管黨同伐異，附和盲從；或則胡亂恭維古

人，肆意醜詆近人的作品。此種人一點沒有真實的賞鑑本領，那裏夠得上說批評兩字！那末，我們若欲矯正現在一般批評家的積病，便不得不去接受千餘年前劉勰先生的教訓了，劉氏在文心雕龍「知音」篇裏，論批評家之弊說：

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嘆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於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諸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

所謂「知音」，即指文學批評上之賞鑑而言。一個批評家，必須先有了真實的賞鑑本領，然後其批評方有價值。所以劉氏在「知音」篇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忠告一般批評家不要犯貴古賤今崇己抑人及信僞迷真三大戒。原來這三種通病，古今人犯者極多。我

們若不努力將這三種通病免去，則對於作品的真價，自然賞鑑不出；也自然不會發出公允的批評之論調了。至於劉氏自己的批評態度，便很公正可法，他在「序志」篇曾表明他的批評態度說：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

這種絲毫不苟的精神，嚴正的態度，在劉氏的批評論文中，隨處都可以看出。

本來呢，從事於文學的批評，確不是一件易事！賞鑑的本領，固然是必需的；但豐富的學識，尤是不可少的。沒有學識來做賞鑑的根底，便常會鬧出「以麟爲馬」，「以雉爲鳳」，「以夜光爲怪石」，「以燕礫爲寶珠」的笑話了。有了充分的學識與賞鑑本領，固然可以從事於文學的批評了。然批評家有時或爲感情好惡所蔽，見了投合口胃的，便深加贊賞，不合口胃的，便漫加惡評：這便違背了批評的原則了。故批評家於批評時，不應以好惡定取舍，應當像一桿秤或一面鏡子一樣，不能在未稱物以前，批評有了輕重；未照物以前，先着了痕跡。夫然，則自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決不會發出不公允之論了。

上面已將劉氏的批評原則，大略的說了。至於他的批評方法，究竟如何呢？我們且看他下面的說法：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自見矣。（知音篇）

我們若依他這些方法，去批評任何作家的作品，則我們首先便應當看他的結構——位體——是否有條不紊。如果一種作品一點結構也沒有，便縱然立意如何新穎，描寫如何細膩，也決不能算是成熟的作品。故批評家第一要審查作品的結構。其次便要審查作者描寫——置辭——的技術如何？如果作者描寫的手腕，恰到好處，則這種作品有列於作者之林的資格。由此更要進一步去鑒別這位作者的作風——通變——如何？原來文學的作風，是代有不同的。通變篇說：

權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

作風爲什麼要代變呢？因爲一代的作風，經過了長期的模倣。便會呈出一種綺麗的現

象。到了那時，文士拘於濫調，千篇一律，則這一時期的作風便非變不可了。但劉氏同時也相對的承認。作風的模倣，對於作者技術上的熟練是很有關係的。他所持的理由是：「練青濯絳，必歸藍蒨」。這就是說，若不經過藍的階級，便不會有青色，若不經過蒨的階級，便不會有絳色；同樣，若不經過一番模倣的功夫，也決不會有好的（指技術方面言）創作出見，不過劉氏以爲作家應綜攝歷代作風之長而默契之，不應以因襲一代宗匠之矩式爲能事。夫然，則自能聘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了。彼其作風既已能盡「參伍因革」之能事，再要去看他的文勢——奇正——如何？定勢篇說：

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通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患耶？

文勢本以明正順適爲主；手段高明的人，有時固未嘗不可以別翻新樣，但有人因之而專務爲奇巧之格者，致把布局弄得一場糊塗。此雖小疵，然實有碍大體，批評家於此究不

可不加以注意的。以上四步，如果一齊做到了，然後再去仔細賞鑑他的內容。——事義——尋訂他的音韻——這一項是專為韻文而有的——本其多方面觀察之所得，而發為批評之論，則其批評，庶有真正的價值。

劉氏上面所標出的「六觀」法，不是一般人所能貿然從事的；必也先務博觀，以祛識照之淺，然後始能「披文以入情」，他所謂「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真是深知甘苦的話。

復次，批評家的目的，並不是要專去尋人家的破綻；同時却要富於欣賞的情趣，將自己內心的生活，沈湎於作品的優美的內涵中；復將那一瞬間所得的靈快之感，傾泄而出，以盡量發揮出該作品潛伏的——內在的優點，這實是批評家所應盡的，更重要的職責。知
音篇說：

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

這幾句話已將欣賞時的心境活畫出來了。故唯富於欣賞情趣的人，乃能免於「文人相輕」的惡習；乃能使其批評的精神愈見偉大！綜而言之，欲成爲一個嚴正的批評家，則在

客觀上，必須採取有條理的，科學的鑑別法；在主觀上，對於一種作品，尤應細心欣賞，以發揮出該作品的特點來，——彙主客觀之見解，而著為批評之文，則自能做到「沿波討源，雖幽必顯」的地步了。

在千餘年前已有這樣完備的文學的批評方法論，苟後起者善體其意，從而發揮光大之，以建立一種專門的批評學問，其促進文藝之功，豈不甚大？可惜劉氏的書，在當時僅為沈約所贊賞；後此竟無人肯加以注意，這真是劉氏的不幸，也就是中國文藝界的大不幸了！

四 劉氏的文學方法論

中國的文學家，從沒有人著過一部有條理的文學方法論，他們認定了「文無定法」，以為文祇可以「神而明之」，沒有研究方法的必要，所以他們指點人家研究文學時，只教他將前人的作品，仔細去讀，仔細去理會便是；從不肯將他那「點石成金」的指頭給人。這正合前所謂「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了。我們試想，研究文學和從事

著作的人，都全憑了那『神而明之』的辦法，豈不既笨而又難於捉摸嗎？劉勰先生又當時深知此弊，他便決然將他繡鴛鴦的手術和金針度與我們，我們後來者應該要怎樣的感謝他呵！

劉氏的文學方法論，歸納起來，可分爲三方面——內容方面，結構方面和描寫方面——茲分段論之。

內容方面

文學作品，最要注意的，就是內容方面。如果內容意致索然，則這篇作品，便也毫無價值。但如何可以使得作品的內容豐富呢？這就有待於構思的縝密和想像的豐富了。神思篇論構思與想像之效說：

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

構思與想像力之效有如此。但我們怎樣才能使構思縝密，想像豐富呢？神思篇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

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燭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文學家當凝思的時候，腦筋是不可不甯靜周到的；心地是不可不開闊的；精神是不可不煥發的。但如果憑空去構思，去想像，必仍是一無所得；所以必須先有了學識做底子，先有了觀察的經驗做藍本，然後他的構思與想像，才會縝密豐富。（研閱以窮照這句話，很可玩味。「研閱」即指研究觀察而言；「照」即指一切現象而言。意蓋謂研究觀察，以窮自然界之現象也。）不過有時構思，想像所得的，未必就合用，就有順序，所以更須做到「酌理」與「馴致」兩步功夫；將所得的理論，斟酌一番，推想一番，使作品的內容格外確當一些，豐富一些；更要將思致和印象，整理一番，以免構思與想像所得的，凌亂而無序。這幾步功夫通同做到以後，進一步就要研究怎樣下筆去做法？比方畫師有了畫材，腦筋裏先摩擬了一個輪廓，便要進一步去研究這種畫材應添改或應減去；這一所房子和這一顆樹，應該安插在什麼地方。……所以下面就要介紹劉氏的結構方法論。

結構方面

上面已經說過，文學家第一當注重作品的內容；但是內容有了，不能就照着構思與想像所得的，直接寫出來，就算了事；必須在未動手之先，費一番規畫，剪裁的手續才行。譬如木匠，他得到了一塊木頭，決不能絕不置思就動手去砍；他腦筋裏必須先盤算一下，那一段可用，那一段該砍去，這一段應該用在什麼地方，作什麼用處：那一段該用在什麼地方，作什麼用處，盤算定了，然後才敢下斧。文學家也何嘗不應如此「闕意象而運斤」呢？鎔裁篇論材料之剪裁說：

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隳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

我們從這幾句話中很可以看出材料剪裁之重要。當我們執筆爲文時，便當處處審慎，這些材料是否都可用，有沒有重複，贅疣的地方；某種材料，應當用在某處，有沒有應該刪節的地方？——這些問題通解決了，然後才能動手去做。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有一段說：

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以做袍子，那塊料可以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應如此辦理。

這種議論，即淵源於劉氏。劉氏又說：「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華，不倍領袖。」此言尤有至理。嘗有許多作家，只管愛惜辭意的華采，不忍加以剪裁，致篇幅因之凌亂繁複，不成其為有組織的作品。這正如拿美錦來製衣，只管愛着花紋好看，該裁作領子或袖子的，他怕剪斷了花紋，不忍去裁，那怎樣能製成一件稱身的，美麗的衣服呢？所以我們要想避免行文的「蕪穢」和「駢贅」之病，要想「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便不可不特別注意於材料的剪裁。

材料剪裁定了，我們就要想法把他們一一安置如式；好像成衣匠一樣，他們把衣料裁好以後，便要合起來動針去縫了。所以接下去就要介紹劉氏的布局方法論。

作品最忌凌亂無序，首尾不分。有一班不懂布局方法的人，動筆作文時，也不先把全篇內容的位置規畫一下，只管想到那裏，做到那裏，結果致把作品弄成個「四不相」。這是不講究布局的弊病！比方一個成衣匠，他若不先把裁好了的衣料，留心一下，領子應該

安在什麼地方，小衿應該連在那裏……却胡亂拿起兩塊材料就縫，結果豈不要鬧笑話麼？作品的布局，亦有類如此，附會篇論布局的方法道：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途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傾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焚絲之弊。

作品的內容，千頭萬緒，要去一一的安插他，位置他，不很是一件難事嗎？所以我們要用提綱絜領的方法，先把大體規畫好了，然後把段落分清，庶能成爲有組織的作品。作品的大體，猶之繪畫的輪廓。畫師若不先把輪廓擬好，穿插想好，一定會畫得凌亂無次——裏面的一山，一水，一樹，一石，必不能位置恰當；而明顯的表出畫中所含的美了。鎔裁篇所謂「鎔則綱領昭暢」，「鎔」即指布局而言。作品有了布局，裏面的材料，自然有條理，有系統；自然用之各得其當，可以更有效的表出作品中含義的完美了。鎔裁篇又說：

夫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體位；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

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

簡截說，作品的布局，第一步，當先將內容通盤籌畫一下，理出一個輪廓來；第二步，當將所有的材料，分析一下，理出一個頭緒，段落來；第三步，當將重要精采的部分，集中於一處，以引起讀者特別的注意——這三方面一齊做到了，便算盡了布局的能事了。

描寫方面

材料剪裁定了；結構也妥當了，最後就要研究怎樣描寫出來，才能格外動人，寫景若不能如在目前；寫情若不能可歌可泣；寫人若沒有個性，生氣；寫事若沒有首尾，線索，這便是描寫上的失敗！若能「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戚則聲與泣偕」，才是文學家真正的本領。

六朝時，文學家專致力於描寫，結果描寫得太過火了，致情感反爲辭藻所蔽；名實兩乖，而文風遂敝！所以劉氏雖教人應注意描寫。同時却勸人不可描寫得太過火了，致迷其真。情采篇說：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

之經；辭者，理之緯。經定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也。

作品當實有其情，而後加以描寫的渲染，才能成爲好的作品。若實無其情，而徒致力於描寫，便如醜婦搽粉戴花，愈形其醜了。所以劉氏說，作文就和織布一樣，情卽布之經，辭卽布之緯：先有經而後織之以緯則布成；先有情而後形之以辭則文成。劉氏此種觀念，我們可以把他列成下式：

辭成之流露十適當的描寫＝文學的作品

後來顧亭林先生論詩，其見解正同於上面的公式。

但劉氏所說的描寫方法，究竟如何呢？情采篇有兩句話說得最明白，就是「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十個大字。換句話說，就是「設身處地，細心體貼」八個大字。能夠設身處地，細心體貼的去描寫，則無論是寫情，寫景，寫人，寫事，自無不各臻其妙了。相傳趙子昂畫馬，先伏地作種種馬相。文學家當描寫人，事，情，景時，也必須用他那畫馬的方法，才會逼真，入神。這種方法，就是劉氏所主張的「設身處地，細心體貼」的描寫法了。

五 結論

駢文本來是不宜於說理的；用來著書立說，更是難能的事！劉氏在「文心雕龍」中，居然用之來論各種文體，來批評各種作品，來講批評方法，來講文學方法；不但是駢文中罕見的著作，便在散文中也輕易尋他不出！

但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劉氏當日對於文藝界既有那樣有價值的貢獻，何以竟不會發生相當的影響；竟沒有引起後人的注意和研究？這是一個很值得思索的問題。

我個人的私見，以為有下列三層原因：

(一) 中國人心目中，從不知批評是一種專門學問，所以也絕不肯去理會什麼批評的方法。他們總喜歡站在主觀的立足點上，拿一種「隨感錄」的方式，來做批評（？）論文，以達其「合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的目的。潮流所被，自無人肯去細心去領略劉氏那種有條理的，客觀的批評方法論了。

(二) 中國的文人，向來好弄玄虛：他們極崇信「文無定法」這句老話——因為這四

個字是他們抵擋批評家的一面擋箭牌。比方有位文人，專務爲奇巧之格，以相誇尙，致把一篇作品的布局弄得七亂八糟；倘若批評家加以指摘，他便可以拿「文無定法」四字來掩護了。——一般文士的腦筋裏，既都存了這種謬見，又如何能容納劉氏那樣具體的文學方法論呢？

(三) 劉氏的書，是用六朝時通行的文體著的。到了唐時，這種文體，大爲韓愈，李翱之徒所攻擊。駢文作品，此後遂爲一般人所忽視，因此劉氏這部奇書，也被人忽視了！有此三因，致使劉氏一部慘淡經營的偉著，不聞於世！一直埋沒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末，才漸漸有人去注意他；才爲章太炎先生所推賞。吾於此深信有價值的作品，雖難免暫時遭覆陪之棄，然而結果却終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呵！

南史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尙，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尙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子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

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文心雕龍

梁劉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鐺。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

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
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縷
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
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
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綍。逮及
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復隱，精義堅深。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蒯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
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
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立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
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
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

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遂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儆。

〔元黃〕（易）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方圓〕（大戴禮記）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日月疊璧〕（易坤靈圖）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

〔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庖犧畫其始〕（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仲尼翼其終〕（易通卦驗）孔子作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

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

〔河圖〕（易正義）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以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

〔洛書〕（周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

〔玉版〕（王子年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

〔丹文綠牒〕（宋書志序）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

〔鳥迹〕（許氏說文序）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蹠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

〔代繩〕見微聖篇「象夬」註。

〔三墳〕書久亡。（元吳萊三墳辨）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乾坤，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異焉。

〔元首載歌〕見章句篇。

〔陳謨〕書有益稷篇。

〔九序惟歌〕書大禹謨篇文。

〔彌綯〕（王充論衡）德彌盛者文彌綯。

〔文王憂患〕（易傳）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係以象辭，易道復興。

〔繇辭〕繇，音宙。（杜預左傳注）繇，卜兆辭也。（續文章緣起）繇，夏后作鑄鼎

繇，繇，卜辭也。

〔剗詩緝頌〕剗，（韻會）多官切，整飭貌。（書）周公居東二年，乃爲詩以貽王，

名之曰鴟鳴；王亦未敢誚公。（國語）周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斧藻〕（揚子法言）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槩者。

〔鎔鈞〕（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一

顏師古曰：「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鎔謂鑄器之模範也。」

〔千里應〕（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席珍〕（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風姓〕（史記）伏羲氏以風爲姓。

〔元聖〕（班固典引）縣象闢而恆文乖，彝倫斃而舊章闕，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

。（注）元聖，孔子也。

〔素王〕（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

素王。」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襲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襄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縉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

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甯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文辭爲功〕（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多文舉禮〕（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注）舉，謂記錄之也。

〔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篇文。

〔玉牒〕（左思吳都賦）玉牒石記。（注）玉牒石記，皆典策類也。

〔金科〕（揚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注）謂法令也，言金玉佞辭也。

〔幾神〕（易）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襄貶〕（杜預春秋序）春秋以一字爲襄貶。

〔喪服舉輕包重〕如舉緦不祭，則重於緦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舉小功不稅，則重於小功者，其稅可知；皆語約而義該也。

〔邠詩〕（詩傳）周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戒，謂之豳風。

〔儒行〕（禮記儒行篇）哀公問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象夫〕（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

〔象離〕（易）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項安世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

〔四象〕（易繫辭）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

〔五例〕（春秋序）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

盡而不汚，五曰懲惡而勸善。

〔子政〕（漢書）劉向，字子政。

〔稚圭〕（漢書）匡衡，字稚圭。成帝卽位，上疏勸經學。

〔顏闔〕（莊子）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仲尼方且飭羽而畫，從事華辭，夫何足以上民！」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歷緜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旣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

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
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
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晨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
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削範，章條纖
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
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
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
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
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
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
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

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糞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勸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三極彛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三極〕（易）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孔穎達疏）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紛糝〕（楚辭九辯）惟其紛糝而將落兮。（注）紛糝，衆雜也。

〔十翼〕見原道篇。

〔七觀〕（尚書大傳）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四始〕（詩序注）關雎者，風之始；鹿鳴者，小雅之始；文王者，大雅之始；清廟者，頌之始。（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五經〕（禮記祭義）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經謂吉，凶，軍，賓，嘉。

〔五例〕見徵聖篇。

〔養正〕（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萬鈞〕（西京賦）洪鐘萬鈞。（注）三十斤曰鈞。

〔錚錚〕（劉盆子傳）鐵中錚錚。（說文）錚錚，金聲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

〔入神致用〕（易）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易繫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韋編〕（漢書）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故爲之傳。

〔驪淵〕（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爾雅〕（爾雅序）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辭，辨同實而異號者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子夏歎書〕（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譎喻〕（詩序）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五石六鷁〕（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曷爲先言殞而後言石？殞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雉門兩觀〕（春秋）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婉章志晦〕 見「五例」注。

〔太山徧雨河潤千里〕（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河海潤于千里：（春秋考異郵）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

〔揚子〕（漢書）揚雄字子雲，著法言。

〔雕玉〕（法言）玉不雕璠，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謾不作經。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復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

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皙，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舉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

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原，山瀆鍾律之要；魚白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糝其雕蔚。

〔緯候〕（後漢方術傳）緯候之部：緯，七緯也；候，尙書中候也。

〔葳蕤〕（司馬相如封禪文）紛綸葳蕤。（注）言衆多也。

〔八十一篇〕（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三十篇，云九聖之所增演；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氏所作；合爲八十一篇。

〔綠圖〕（河圖挺佐輔）黃帝至於翠鳩之川，鱸魚折溜而至，蘭葉朱文以授，黃帝曰「綠圖」。

〔丹書〕（尙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止於鄴，集於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大戴禮）武王召尙父問曰：「黃帝顛頊之道，世乎？」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

〔圖籙〕（後漢方術傳）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驟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又謝夷吾傳）綜校圖籙。

〔東序〕（書顧命）河圖在東序。

〔符命〕（楊雄傳）爰清靜作符命。（翰林志）董景真曰：「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

〔歷代傳〕（書顧命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歷代傳寶之。

〔序災異〕（隋經籍志）漢末郎中郝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

〔鳥鳴似語〕（左傳）鳥鳴於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蟲葉成字〕（漢書）昭帝時，上林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蓋帝將膺大位之徵。

〔假孔氏〕（隋經籍志）說者曰：「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

〔起哀平〕（書洪範疏）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起哀平。

〔祕寶〕（班固典引）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古。

〔光武〕（東觀漢記）光武避正殿讀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歎也。

〔風化所靡〕（隋經籍志）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相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

〔沛獻〕（後漢書）沛獻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曹褒〕（後漢書）曹褒受命，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

〔桓譚〕（後漢書）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觀先王之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尹敏〕（後漢書）帝令尹敏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張衡〕（後漢書）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張衡上疏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謂之讖書。自漢取秦，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荀悅〕（後漢書）荀悅作申鑒俗嫌篇曰：「世稱緯書，仲尼所作，臣叔父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山瀆〕（顏延之曲水詩序）晷緯昭應，山瀆效靈。

〔鍾律〕（漢藝文志）有鍾律災應，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

〔白魚赤烏〕（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

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黃金〕（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紫玉〕（周書）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

〔未許煨燔〕 苟悅辨緯書爲僞，或曰：「燔之。」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

〔滎河〕（尚書中候）帝堯卽政，滎光出河，休氣四塞。

〔溫洛〕（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

之外，皦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

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離騷〕（屈原列傳）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軒翥〕（班固典引）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注）軒翥，飛貌。

〔楚人多才〕（左傳）惟楚有才，晉實用之。

〔淮南〕（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武帝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

〔蟬蛻〕（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羿澆〕（離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

（注）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殺羿而取羿妻。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志，不能自忍也。

〔二姚〕（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注）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

〔崑崙懸圃〕（天問）崑崙懸圃，其尻安在？（注）崑崙山名，其巔曰懸圃。

〔王逸〕（後漢書）王逸字叔師，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騶虬乘鸞〕（離騷）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時乘六龍〕易「乾象」辭。

〔崑崙流沙〕（禹貢）崑崙析支渠搜。（又曰）餘波入于流沙。（離騷）忽吾行此流

沙兮。

〔陳堯舜〕（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稱湯武〕（離騷）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譏桀紂〕（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失惟捷徑以窘步！

〔虬龍〕（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注）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

可信任也。

〔雲蜺〕（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蜺而來御。（注）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蜺，惡氣，以喻佞人。

〔掩涕〕（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

〔君門〕（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注）闔闔扃閉，道路塞也。

〔雲龍〕（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注）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己德如雲雨，能潤施萬物也。

〔豐隆求宓妃〕（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

〔鳩鳥媒媵女〕（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注）有娥，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鳩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還詐告我言不好也。

〔康回傾地〕（天問）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注）康回，共工名，怒觸不周山

地柱班故傾。

〔夷羿彈日〕（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注）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說文「彈」，射也。

〔木夫九首〕（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注）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株也。

〔土伯三目〕（招魂）土伯九約，其首鬢鬢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

〔彭咸〕（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則法也。

〔子胥〕（橘頌）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招魂）言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娛酒不廢沈湎日夜〕（招魂）言晝夜以酒相樂也。

〔博徒〕（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九章〕 王逸曰：屈原放於江南之野，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九歌〕 王逸曰：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屈原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以諷諫。

〔九辯〕 王逸曰：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溲憤懣，舒寫愁思。

〔招魂〕 王逸曰：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大招〕 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又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徒，閔傷屈原，

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世，何所宜行？

〔漁父〕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漁父避世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九懷〕 王逸曰：九懷者，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褒讀屈原之文，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遂列於篇。褒字子淵。

〔枚賈馬揚〕 (漢藝文志) 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諷，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諷諭之義。(又賈誼傳) 誼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乞靈〕 (左傳) 願乞靈於臧氏。

〔長卿〕 (漢書) 司馬相如，字長卿。

〔假寵〕 (左傳)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

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真，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縉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

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葛天氏樂詞玄鳥在曲〕（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雲門〕（周禮）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史）黃帝命大容作雲門大卷樂。

〔大唐之歌〕（尚書大傳）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勃然韶樂，興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唐之歌。——一作大章。（漢禮樂志）堯作大章。

〔南風〕（家語）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九序〕 見虞書。

〔五子〕 見夏書。

〔順美〕（孝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四始〕 見宗經篇。

〔六義〕 (毛詩序)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王澤殄竭〕 (班固賦) 王澤竭而詩不作。

〔觀志〕 (左傳)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賓榮〕 (左傳)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

〔身文〕 (左傳) 言身之文也。

〔仙詩〕 (史記) 秦始皇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令樂人弦歌之。

〔韋孟〕 (漢書) 韋孟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柏梁〕 (任昉文章緣起) 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

〔嚴〕 (嚴助傳) 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注) 夫子，嚴忌也。(藝文志) 莊

夫子賦二十四篇。(注)名忌，吳人。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注)忽奇者，或言莊夫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嚴助賦三十五篇。

〔馬〕 司馬相如，見前。

〔成帝品錄〕 (漢藝文志) 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五言〕 (鍾嶸詩品) 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句矣。

〔李陵〕 (詩品)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捷行〕 (詩品) 漢捷行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行露〕 「誰謂雀無角」云云四句，皆五言。

〔暇豫〕 (國語) 驪姬通於優施，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

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邪徑〕（漢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枚叔〕古詩十九首（文選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然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苑與洛」，此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徐陵玉臺新咏）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首，是乘作。乘字叔。

〔孤竹〕（後漢書）傅毅字武仲。孤竹一篇，謂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也。

〔張衡怨篇〕其辭曰：「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云遙，我勞如何！」

〔仙詩緩歌〕（張衡同聲歌）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羲皇。

〔建安〕（後漢獻帝紀）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下所云：文帝，陳思，王，徐，應，劉，俱當時作詩者也。

〔文帝陳思〕（詩品）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陳思王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王徐應劉〕（魏志）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魏文帝與吳質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其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正始〕（魏志）齊王芳，改元正始。

〔詩雜仙心〕言其皆宗老莊。

〔何晏〕（典略）何晏字平叔。鍾嶸曰：「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

〔嵇〕（晉書）嵇康，字叔夜。鍾嶸曰：「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志，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阮〕（晉書）阮籍，字嗣宗。鍾嶸曰：「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灑放，歸趣難求。」

〔應璩百一〕（魏志）應璩，字休璉。（魏氏春秋）齊王芳卽位，曹爽輔政，多違法度。璩作百一詩以諷。序云：時謂爽曰：「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故以百一名篇。

〔張潘左陸〕（詩評序）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按三張：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二陸：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兩潘：岳字安仁，尼字正叔。一左：思字太沖。

〔元風〕（沈約宋書）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逾麗之詞，無聞焉耳！

〔嗤笑〕（干寶晉紀總論）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袁〕（晉書）袁宏，字彥伯，有逸才。鍾嶸曰：「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適，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孫〕（晉書）孫統，字承公。弟綽，字興公。並任誕不羈，而善屬文。

〔景純〕（臧榮緒晉書）郭璞，字景純。著遊仙詩十四篇。

〔宋初〕（宋書）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廷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哲，垂範後昆。

〔山水〕謂顏謝騰聲，如選詩遊覽諸作也。

〔茂先〕（晉書）張華，字茂先。

〔景陽〕（詩品）晉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聲聲不倦。

〔子建仲宣〕（詩品）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左曹劉楨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太冲公幹〕（詩品）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三六雜言〕（文章緣起）三言詩，晉夏侯湛所作；六言詩，漢谷永作。

〔出自篇什〕（摯虞文章流別）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

〔離合〕（文章緣起）孔融作四言離合詩。

〔圖讖〕孔子作孝經及春秋，河洛成，告備於天，有赤虹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刻文云：「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合卯金刀爲「劉」，禾子爲「季」也。

〔回文所興道原爲始〕道原未詳。舊注引賀道慶。然道慶四言回文之前，已有璇璣圖

詩，不可謂之始矣。（唐武后璇璣圖序）前秦苻堅時扶風寶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鎮襄陽。絕蘇氏音問，蘇氏因織錦爲迴文，五彩相宣，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又（雜體詩序）晉傅咸有迴文反覆詩二首，反覆其文，以示憂心展轉也。是又在寶妻前。

〔聯句〕 見「柏梁」注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

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聲

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軒岐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制，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鈞天九奏〕（史記）趙簡子疾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葛天八闋〕見明詩篇。

〔咸英〕（樂緯）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樂曰「六英」。

〔塗山〕（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令妾待禹于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有娥〕（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諡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夏甲〕（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蕘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之子是必有殃！」后曰：「以爲余子，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殷整〕（呂氏春秋）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爲王右。王耘於漢中，辛餘靡振王

北濟。周公乃侯之於西翟，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

〔師曠〕（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季札〕（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淫濫〕（樂記）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九德〕（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朝夕習業以教國子，皆

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

〔七始〕（禮樂志）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注）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王應麟玉海）黃鐘林鐘太簇爲天地人之始，姑洗蕤賓南呂應鐘爲四時之始。

〔八風〕（易緯）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左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杜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

〔溺音〕（樂記）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制氏〕（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叔孫〕（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武德〕（禮樂志）武德舞 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

〔四時〕（禮樂志）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始立樂府〕（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按）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於武帝也。

〔延年〕（漢書佞幸傳）李延年善歌，爲新變聲。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女弟李夫人產昌邑王，繇是貴爲協律都尉。

〔桂華〕（禮樂志）安世樂房中歌十七章，其七曰桂華。

〔赤雁〕（禮樂志）郊祀歌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河間薦雅〕（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

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

〔汲黯〕（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後伐大宛

得千里馬，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詩效鹿鳴〕（王褒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

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稍廣淫樂〕（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

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三祖〕（鍾嶸詩品）魏武帝魏明帝詩，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哀思淫蕩〕按魏太祖苦羣行，「北上太行山」云云，通篇寫征人之苦。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所謂或傷羈戍，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譙作孟津諸作，則又或述酣宴，志不出於淫蕩之證也。

〔三調〕（晉樂志）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又（唐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傅玄〕（晉樂志）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張華〕（晉樂志）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

〔庭萬〕詩邶風簡兮篇：「公庭萬舞。」（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

〔杜夔〕（晉樂志）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荀勗阮咸〕（晉樂志）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勗又作新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徵歸。

〔好樂無荒〕詩唐風蟋蟀篇。

〔晉風〕（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注）晉，本唐國。

〔伊其相諶〕詩鄭風溱洧篇。

〔豔歌〕（樂府）古豔歌古辭，一曰妍歌。

〔欠伸魚睨〕（鮑昭謝見原疏）大喜猝至，小願所圖。魚愕雞睨，且悚且慚。

〔拊髀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詠大風〕（史記）高帝還歸過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歎來遲〕（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軒岐鼓吹〕（崔豹古今注）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以燕樂羣臣。短簫饒歌，鼓吹之一章耳。

〔漢世饒挽〕（宋樂志）漢鼓吹饒歌十八曲。（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爲此歌以寄哀音焉。（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

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歌。

〔繆襲〕（文章志）繆襲字熙伯。作魏鼓吹曲及挽歌。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蔦之賦狐裘，結言逗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兒。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

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吟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苟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適；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縛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

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立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縹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兒，蔚似雕畫。枿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召公〕（國語）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叟賦，矇頌，百工諫。」

〔登高能賦〕（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

〔鄭莊〕（左傳）鄭莊公感穎考叔之言，與武姜隧而相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榮也融融。

〔士爲〕（左傳）晉獻公使士爲爲夷吾城屈，不慎，置薪焉，讓之，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未融〕（左傳）明夷之謙，明而未融。

〔靈均〕屈原字。（史記）屈原，名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詩人〕（藝文志）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括字〕（西京雜記）相如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藝文志）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雜譏變國，作賦以風。

〔荀况〕（史記）荀卿，趙人，名况。著有禮賦，智賦。

〔宋玉〕宋玉風賦見文選，釣賦見賦苑。

〔雜賦〕（藝文志）秦時雜賦九篇。

〔陸賈〕（藝文志）陸賈賦三篇。

〔賈誼〕（藝文志）賈誼賦七篇。

〔枚〕（藝文志）枚乘賦九篇。

〔馬〕（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王〕（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

〔揚〕（藝文志）揚雄賦十二篇。

〔臯〕（藝文志）枚臯賦百二十篇。

〔朔〕（漢書）東方朔有皇太子生禱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

〔成世〕（兩都賦序）武宣之世，言語侍從之臣，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興楚盛漢〕（吳訥文章辨體）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晉魏以還所及。

〔京殿〕文選：兩都，二京，靈光，景福之類是也。

〔苑獵〕上林，甘泉，長楊，羽獵之類是也。

〔述行〕北征，東征之類是也。

〔序志〕幽通，思元之類是也。

〔履端〕（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歸餘於終。

〔總亂〕（王逸楚辭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極意陳詞，文彩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起也。

〔那之卒章〕（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草區禽族〕（藝文志）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苟結隱語〕（荀子禮賦注）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假爲隱語，問之先王。

〔宋發巧談〕（文選）宋玉有高唐賦，神女賦，好色賦。

〔淫麗〕（藝文志）揚子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菟園〕（漢書）枚乘字叔。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菟園，苑名。（賦苑

）有枚乘菟園賦。

〔上林〕（司馬相如傳）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爲卽亡是公言上林，廣大侈靡，多過其實。

〔鵬鳥〕（賈誼傳）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祥鳥也。

。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

〔洞簫〕（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兩都〕（後漢書）班固字孟堅，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

〔二京〕（後漢書）張衡字平子。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

〔甘泉〕（漢書）揚雄，字子雲，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靈光〕（後漢書）王逸子延壽，字文考。遊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遂輟翰。

〔仲宣偉長〕（魏志）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偉長擅名於青土。」

〔太沖〕（臧榮緒晉書）左思，字太沖。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句卽疏之，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安仁〕（晉書）潘岳，字安仁。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所著有耕藉，射雉，西征，秋興，閒居，懷舊諸賦。

〔士衡〕（臧榮緒晉書）陸機，字士衡。與弟雲勤學，聲溢四表。機妙解情理，作文賦。

〔子安〕（晉書）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貧賤不重其文。仕至中臺郎。著有嘯賦。

〔景純〕郭璞，字景純。（晉中興書）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彥伯〕（晉陽秋）袁宏字彥伯。賦苑有袁彥伯東征賦。

〔讀千賦〕（桓譚新論）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

〔雕蟲霧縠〕（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諫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

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褻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褻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精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

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彩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咸墨〕 墨，應作黑。（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

〔變正〕 （詩序）王道衰，政教失，而變風變雅作矣！

〔頌主告神〕 （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公旦〕 （詩傳）成王賜魯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故有魯頌。

〔商人〕（詩序）商頌那，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元鳥，祀高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皆前代祭祀宗廟之樂。

〔時邁〕（國語）周文公之詩曰：載輯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諡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

〔壅口〕（國語）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原田〕（左傳）晉侯聽與人之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裘鞞〕（孔叢子）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頌之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麇裘，投之無郵。（按呂氏春秋）同芾作鞞。（高誘注）鞞，小兒。此子順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子。」

〔三閭橘頌〕（離騷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丈夫；著九章，內一篇曰橘頌。

〔秦政〕（史記）秦始皇者，名政，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

〔惠景〕（漢藝文志）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表充國〕（趙充國傳）充國字翁孫，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序戴侯〕（後漢書）竇融字周公。光武八年，與大軍會高平，封安豐侯。卒諡戴。

（文章流別）有班固安豐戴侯頌。

〔美顯宗〕（後漢書）傅毅字武仲，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述熹后〕（文選注）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文章志）七志並載岑出師頌，而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計莽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蓋有二

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字孝山者，當和熹。書典散亡，未詳僞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

〔班傅〕（後漢書）竇憲遷大將軍，以傅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所著詩賦誄頌諸作，凡二十八篇。固所著賦銘誄頌諸作，凡四十一篇。

〔馬融〕（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鄧隲兄弟輔政，俗儒世士，以文德可興，武功宜廢；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太后怒，遂令禁錮之。安帝親政，出爲河間王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召拜郎中。

〔崔瑗〕（崔瑗傳）瑗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

〔樊渠〕（蔡邕樊惠渠頌）略曰：陽陵縣東，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遂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跌工堅，清流浸潤，昔日鹵田，化爲甘壤；農民熙怡悅豫，謂之樊惠渠云。

〔摯虞〕（摯虞傳）虞字仲洽，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

〔雜以風雅〕（文章流別論）楊雄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雜以風雅之意；馬融之廣成上林，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

〔黃白僞說〕（呂氏春秋）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焉得爲利劍也？」

〔陳思〕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集有皇子生頌。

〔陸機〕陸機集，有漢高祖功臣頌。

〔樂正重讚〕（尚書大傳）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慶雲。

〔益贊於禹〕見書大禹謨篇。

〔伊陟〕（書）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注）伊陟伊

尹之子。巫氏，咸名。（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

〔鴻臚〕（漢書注）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

〔相如〕（文章緣起）司軍相如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

宋范曄，更以韻語。

〔謬稱爲述〕（漢書注）顏師古曰：「史遷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

謙不敢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尙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景純注雅〕（郭璞傳）璞，字景純。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讚。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

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立牲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祠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詔祭，視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贖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纒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偃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

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脩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

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愆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脩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六宗〕（書）禮於六宗。（孔安國傳）一四時，二寒暑，三日，四月，五星，六水

旱。（漢郊祀志注）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

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

〔三望〕（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望，祭山川也。

〔伊耆〕（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八神：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

〔聖敬日躋〕詩商頌長發篇。

〔元牡〕見書湯誓。

〔素車〕（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曰：「政不

節與，民夫職與！苞直行與，讒夫昌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

〔雩禱〕（左傳）龍見而雩（注）旱祭也。又曰雪霜風雨之災則禱之。（說文）禱雨爲雩，禱晴爲禱。

〔太祝〕（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

〔迎日〕（大戴禮）孝昭冠辭：皇皇上天，昭臨下土。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又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祔廟〕（儀禮）明日以其班祔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澶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

〔多福無疆〕（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祝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

〔宜社〕（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

禰。(注)宜，祭名。

〔類禡〕(詩)是類是禡。(傳)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張老成室〕(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鞠贖〕(左傳)衛太子禱曰：『曾孫鞠贖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使鞅討之，鞠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祕祝〕(漢郊祀志)文帝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佞子〕(後漢禮儀志)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佞子。

〔越巫〕(郊祀志)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武帝乃命粵巫立粵祝祠。

〔祝邪〕(山海經)東望山有獸，名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軒

〔轅記〕帝於桓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地鬼神之事，帝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罵鬼〕（王延壽夢賦序云）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按）朔與延壽隔世久遠，或朔本有書，延壽得之則可，曰「與臣作」，謬矣。倘作書亦是夢中事，便無所不可；然彥和又豈以烏有爲實錄乎？非後人傳寫之誤。即前代有傳會失實者。

〔誥咎〕（曹子建誥咎文序）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上帝之命，以誥咎祈福。

〔哀策〕（文章緣起）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執策〕（穆天子傳）天子西至於重壁之台。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於是觴祀而哭。內史執策。（注）策，所以書贈賻之事。

〔祭廋婦〕（潘岳集）有爲諸婦祭廋新婦文。

〔駢毛〕（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毛之盟。(注)赤牛也。

〔白馬〕(漢書)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珠盤玉敦〕(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方明〕(漢律歷志)太甲元年，以冬至越，蕭祀先王於方明。(注)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

〔詛盟〕穀梁傳：詛盟不及三王。

〔結言〕(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要契〕(左傳)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合要辭，理曲無以爲答，故不能舉其契要之辭。

〔曹沫〕(國語)曹沫爲魯將三北，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於柯而盟，沫執匕首，劫桓公於壇，盡歸魯之侵地。

〔毛遂〕(史記)秦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議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謂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秦昭〕（常璩巴志）秦昭襄王與夷人刻石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山河〕（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甯，爰及苗裔。』

〔臧洪〕（臧洪傳）洪字子原。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圖危社稷，超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異之。邈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升壇歃血，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劉琨〕（劉琨傳）琨字越石。建武元年，琨與段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未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罍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簏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
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欵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
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
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
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顛紀勳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
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榔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
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
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
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

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燧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鞏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

寵，繁辭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輿几〕（皇王大紀）帝軒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

〔筍簋〕（鬻子）大禹爲銘於筍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

〔戶席〕（大戴禮）尙父道丹書之言，武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四端。

，於機，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盡爲銘焉，以戒後世子孫。

〔金人〕（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

〔欷器〕（荀子）孔子觀於魯威公之廟，有欷器焉，間於守者，爲宥坐之器，虛則欷，中則正，滿則覆。歎曰：「烏有滿而不覆者哉？」

〔論銘〕（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銘爲？」

〔金鼎〕（左傳）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楛矢〕（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八蠻，肅慎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筭曰：「肅慎氏之楛矢。」

〔呂望〕（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蔡邕銘論）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

昆吾之鼎。

〔仲山〕（齊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庸器〕（周禮）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也。

〔魏顆〕（國語）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

〔孔悝〕（禮記祭統）有衛孔悝之鼎銘。

〔飛廉〕（秦本紀）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靈公〕（莊子）衛靈公死，卜葬于沙邱，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之，靈公奪而埋之。」

〔蒿里〕見樂府「饒挽」注。

〔趙靈〕（韓子）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番吾，刻疎人跡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

勒之曰：「主父嘗遊於此。」

〔秦昭〕（韓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緣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傅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與天神博於此。」

〔勒岳〕（秦始皇本紀）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石頌秦德焉而去。

〔燕然〕（竇憲傳）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華陰〕（古文苑）華陰堂闕碑銘，張昶爲北地太守段熲作。

〔橋公之鉞〕（蔡中郎集）橋元黃鉞銘：「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狹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朱穆之鼎〕（蔡中郎集）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延熹六年，卒。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按）伯喈作朱公叔墳前石碑，前用散體，後系四言韻語，至鼎銘則純作散體，大篇不著韻語，所謂全成碑文也。

〔敬通〕（馮衍傳）衍字敬通，所著賦誄銘說雜文，五十篇。

〔崔駰〕（崔駰傳）駰字亭伯。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送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李尤〕（後漢書）李尤：字伯仁。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一十八篇。（文章流別論）尤自山河郡邑，至刀筆筆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

〔九寶〕（典論）魏太子丕，造寶劍寶刀三，七首三，皆因姿定名。其文曰：「選咨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恨不遇薛燭青萍也！」

〔劍閣〕（張載傳）載父收，蜀郡太守。載至蜀省父，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焉。

〔夏〕（逸周書文傳解引）夏箴云：「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商〕（呂氏春秋名類篇）引商箴云：「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

〔百官〕（左傳）魏絳謂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玉闕。」

〔在勤〕（左傳）楚自兌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虞箴〕（楊雄自序）「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崔胡〕（文章流別論）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

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潘勗〕（衛覬傳）建安末，河南潘勗與覬並以文章顯。（文章志）勗字元茂，初

名芝，改名勗。

〔溫嶠〕（晉書）溫嶠遷大子中庶子，在東宮數陳規諷，獻寺臣箴。

〔王濟〕（王濟傳）濟字武子，文辭秀茂，累官侍中，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

〔潘尼〕（晉書）潘尼爲乘輿箴。

〔王朗〕（王朗傳）朗字景興，歷官御史大夫，所著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確切〕確，堅正也。（崔實傳）指切時要，言辯而確。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

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邱，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愁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八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元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日日幽光，霧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

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嗟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

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

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頽影豈忒？

〔大夫之材〕 見詮賦篇「登高能賦」注。

〔賤不誄貴〕 (禮記)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

非禮也。

〔魯莊〕 (檀弓)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

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圍人浴馬，有雉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哀公〕 (左傳) 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

位，梵梵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柳妻〕 (說苑)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

委知之也。」西誄曰：「夫子之不代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成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魂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

〔誄元后〕（漢書）王莽建國五年，元后崩，詔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杜篤〕（後漢書）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爲誄最高，帝美之。

〔改盼千金〕（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日立市，人莫之知。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孝山〕（後漢書）蘇順，字孝山。和安間以才學見稱。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潘岳〕（潘岳集）有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夏侯常侍誄馬汧督誄。

〔劉陶〕（劉陶傳）陶字子奇，濟北貞王勃之後，著書數十萬言。

〔自陳〕（曹子建集）文皇誄至「咨遠臣之眇眇兮，感凶問以怛驚。」以下皆自陳之辭。

〔北海〕（後漢書）北海靖王興，齊武王伯升子也。永平七年薨。（古文苑）博毅此誄，其文不全，亦無白日幽光之語。

〔封禪〕（管子）古者封禪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弇山〕（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遂驅升乎弇山，乃紀迹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麗牲〕（祭義）牲入廟門麗于碑。（說文注）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孫何碑解）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未聞勒銘其上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

〔碑碣〕（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楊賜〕（楊賜傳）賜字伯獻，歷官太尉，辛諡文烈。（蔡中郎集）有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陳郭〕（蔡中郎集）有陳太邱碑，郭有道碑。

〔孔融〕（孔融傳）融字文學，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之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所著詩頌碑文，凡二十五篇。

〔張陳兩文〕孔文舉有衛尉張儉碑銘。陳文無考。融歿於曹子建之前，非陳思王也。

〔孫綽〕（孫綽傳）綽字興公，歷官著作郎，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世說新語）孫興公作庾公誄多寄託之辭。旣成，

示庾道恆，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桓彝〕（桓彝傳）彝字茂倫，歷官宣城內史。在郡，蘇峻反，爲其將韓晃所害，綽爲碑文。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

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大昏。昔三良殉秦，日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愼、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

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虜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澁。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褻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短折〕（汲冢周書）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

〔天昏〕（左傳）札瘥天昏。（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

〔三良〕（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

賦黃鳥。（詩秦風黃鳥篇是也。）

〔霍子侯〕（霍去病傳去病）薨，子嬪嗣。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軍

都尉，從封泰山而薨。（漢武帝集）嬪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

〔哀辭〕（文章流別論）哀辭者，誄之流也。

〔張升〕（後漢書）張升字彥真，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行女〕（曹子建集）行女哀辭：三年之中，二子頻喪。（文章流別論）建安中，文

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哀詞。是偉長亦有行女篇也。

〔金鹿澤蘭〕（潘岳集）金鹿哀辭。金鹿，岳之幼子也。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詞。澤蘭，子咸之女也。

〔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宋水〕（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鄭火〕（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鹿臺〕（左傳）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鹿臺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翻賀爲弔〕（國策）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而攻之，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強秦爲讎，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善。』歸燕之十城。

〔浮湘〕（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弟二世〕（司馬相如傳）武帝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注）宜春

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爲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

〔弔屈〕（揚雄傳）雄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崑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沉腿〕（左傳）沉溺重腿之疾。

〔蔡邕〕（蔡邕集）弔屈原文：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胡阮〕（文選思舊賦）（注）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魏志）阮瑀字元瑜，爲魏武管記室。弔伯夷文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求仁得仁，見歎仲尼。沒而不朽，身滅名飛。

〔禰衡〕（後漢書）禰衡字正平。弔平子文：「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追弔平子。」平子張衡字也。衡楚西鄂人。

〔弔魏武〕（陸機弔魏武文）悼總帳之冥冥，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

〔弱弄〕（左傳）弱不好弄。

〔苗而不秀〕（揚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世說新語）王戎子萬子，

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告控〕（左傳）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

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實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曄，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白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嘖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瞻，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曄若參昴。慕嘖之心，於焉祇攬。

〔負俗〕（漢武帝紀）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對問〕（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

不譽之甚也？」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七發〕（文選註）七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

〔連珠〕（傅元敍連珠曰）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按）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於班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倣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又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兆韓非矣。

〔客難〕（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解嘲〕（揚雄傳）哀帝時，丁傅壺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

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賓戲〕（班固漢書敘傳）固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

〔達旨〕（崔駰傳）駰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或譏其太元靜，將以移名失實，因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應問〕（張衡傳）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

〔客譏〕客疑作答。（崔實傳）實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建甯中，病卒。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釋誨〕（蔡邕傳）邕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謹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客傲〕（郭璞傳）璞字景純，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

〔庚散〕（晉書）庚散，字子嵩。

〔首唱〕（傅元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作者紛焉。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

〔七激〕（後漢文苑傳）傅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激以爲諷。

〔七依七辨〕 注詳下。

〔崔瑗七厲〕 崔瑗傳有七蘇，無七厲。

〔七啓七釋〕 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粲字仲宣，作者曰七釋。

〔七說〕（摯虞文章志）桓麟文在者十八篇，有七說一篇。

〔曲終奏雅〕（漢書）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奏雅，不已戲乎！

〔杜篤〕（後漢文苑傳）杜篤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

〔賈逵〕（賈逵傳）逵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劉珍〕（後漢文苑傳）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魚目〕（參同契）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櫝。

〔壽陵〕（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矣！

〔里醜〕（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

〔四寸璫〕（列仙傳）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魯元公主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乃獻四寸珠而去。（風俗通）耳珠曰璫。

〔典〕（爾雅）典，經也。（後漢文苑傳）李尤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誥〕（爾雅）誥，誓謹也。（注）皆所以約勤謹戒衆。（文章緣起）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文章緣起）誓，漢蔡邕作艱誓。

〔問〕對問。

〔覽〕（呂不韋傳）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

〔略〕（漢藝文志）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篇〕（漢藝文志）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黃門令史游作。元尙一篇，將作大匠李長作。

〔章〕（藝文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

〔典〕鼓吹典；一曰短簫饒歌。蔡邕禮樂志：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晉書樂志：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

〔操〕（風俗通）閉塞憂愁而作，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

〔弄〕（琴書）蔡邕雅好琴，道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

〔引〕（古今注）箏篴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吟〕（古今樂錄）張永元嘉技錄有吟歎四曲，一曰大雅吟。

〔諷〕七諷。

〔謠〕（爾雅）從歌謂之謠。（穆天子傳）有白雲謠，黃澤謠。

〔詠〕（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夏侯湛作離親詠。

諧隱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蠚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讒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

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嫖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曼會而發嘲調，雖扞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

讒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賀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弭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

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苟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芮良夫〕（詩桑柔傳）芮伯刺厲王之詩。左傳：周芮良夫之詩。

〔心險〕（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口壅〕（國語）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華元〕（左傳）宋華元獲於鄭，宋以兵車文馬贖之宋城。華元爲植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臧紇〕（左傳）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蠶蟬〕（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積而蟬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狸首〕（檀弓）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子沐槨，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說甘酒〕（滑稽列傳）齊威王好爲長夜之飲，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哀，以諷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賦好色〕（文選）大夫登徒子侍于楚襄王，短宋玉。玉著登徒子好色賦，王稱善。

〔諷漆城〕（滑稽列傳）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

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諫葬馬〕（滑稽列傳）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滑稽〕（史記滑稽列傳注）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

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言諧語滑利，其計智疾出，故云滑稽。

〔東方枚臯〕（枚臯傳）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諆東方朔，又自詆諆其文。

〔舖糟啜醢〕（楚辭）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歡其醢？

〔薛綜〕（薛綜傳）綜字敬文，仕吳。守謁者僕射。蜀使張奉來聘綜，嘲之曰：「有犬

爲獨，無犬爲蜀。橫皇勾身，蟲入其腹。」

〔束皙〕（束皙傳）束嘗爲勸農及楚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

〔溺者〕（左傳）吳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胥靡〕（書傳）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又漢書注）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智井麥麴〕（左傳）楚子園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必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撻之。」

〔佩玉庚癸〕（左傳）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藥兮，全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杜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大鳥〕（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海魚〕（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君曰：『客有於此？』客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龍尾〕（列女傳）楚莊姬上隱語於王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問之，對曰：『魚失水，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十無太子也。牆崩不視，禍將成而王不改也。』

〔羊裘〕（列女傳）臧文仲使於齊，齊拘之。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母見書而泣曰：『吾子拘而有木

矣！」

〔漢世隱書〕（漢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

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性好隱語〕（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

〔曼倩〕（東方朔傳）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謎〕（古詩）鮑照有井字謎。

〔蠶賦〕（賦苑）荀卿蠶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末語，始云「夫是之謂蠶理。」

〔高貴鄉公〕（晉陽秋）高貴卿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

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九流〕（漢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

九家而已。

〔稗官〕

（漢藝文志）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如

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主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官，小官。漢

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石交〕

（史記）棄仇讎而得石交。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繇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昔者夫子閱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

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邱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及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卽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勳，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躋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

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主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苟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晉紀，始立

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闕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興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

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爲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曰歸南董。

〔倉頡〕（敘世本）（注）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矣。

〔左右史〕（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言經則尙書〕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

〔事經則春秋〕（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爲虞氏春秋。呂不韋集六國時事，爲呂氏春秋。

〔三正〕（書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

〔四時〕（杜預春秋序）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泣麟〕（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

〔創爲傳體〕（春秋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戰國有策〕（戰國策劉向序）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得三十三篇。

〔楚漢春秋〕

（史記索隱）陸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之事，名楚漢春秋。

〔世惟執簡〕

（太史公自序）司馬喜生談，談爲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

遷。太史公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子長繼志〕〔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余維先人，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

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遷字子長。
〔呂覽〕注見雜文篇。

〔實錄無隱〕（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其文直，其事覈，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愛奇〕（揚子法言）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史記敘傳）但美其長，不愛其短，故曰愛奇。

〔條例〕（檀超傳）超與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

〔叔皮論之〕（班彪傳）彪字叔皮。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其略論曰：『遷之所紀，探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也。又曰：『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

〔述漢〕（漢書敘傳）固探纂前記，綴斬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一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十志〕 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

〔遺親攘美〕 史記必稱父談，太史公，漢書多踵彪所作後傳而曾不及之。

〔徵賄嚮筆〕 (陳壽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公理〕 (後漢書) 仲長統字公理，著論曰昌言，略曰：「數子之言，當世得失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委機攝政〕 (漢外戚傳) 惠帝以戚夫人事，因病，歲餘不能起，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迺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

〔立紀〕 漢書高后紀第三。

〔牝雞〕 見書牧誓。

〔婦無與國〕 (穀梁傳) 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事。」

〔亂秦〕 (匈奴列傳)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危漢〕 (高后紀) 太后以惠帝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

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立恆山王弘爲皇帝。太后崩，祿產謀作亂，悉捕諸呂，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元后〕（張衡傳）衡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

〔子宏〕（呂氏本紀）惠帝二年，常山王不疑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太后以帝病久不已，不能繼。嗣帝廢位，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

〔孺子〕（王莽傳）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葬惡其長大，曰：「元帝不得相爲。」後迺選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

〔東觀〕（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靈帝，劉珍等撰

〔袁張〕後漢書一百一卷，袁山松撰。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瑩撰。

〔薛謝〕後漢記一百卷，薛瑩撰。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謝承撰。

〔司馬彪〕（司馬彪傳）彪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方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華嶠〕（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起於光武，終於孝獻，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覈，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

〔三雄〕（潘岳詩）三雄鼎作。（注）三雄，卽三國之主。

〔陽秋〕魏陽秋異同八卷，孫壽著。

〔魏略〕魏略五十卷，魚豢著。

〔江表〕（虞溥傳）溥撰江表。溥卒後，子勃上於元帝，詔藏於祕書。

〔吳錄〕 吳錄三十卷，張勃撰。

〔三志〕 (陳壽傳) 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著作〕 (晉書) 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令祕書，既典文籍，宜改爲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

〔肇始〕 晉紀四卷，陸機撰。

〔續末〕 (王韶之傳) 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

〔干寶〕 (干寶傳) 寶字令升，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孫盛〕 (孫盛傳) 盛字安國，累遷祕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

〔舉例發凡〕 (春秋序) 發凡以言例。(注) 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

〔鄧粲〕 (鄧粲傳) 荊州刺史桓沖，請爲別駕，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

元明紀十篇。

〔湘川〕鄧粲，長沙人。

〔先集太史〕

〔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石室金匱〕

〔太史公自序〕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詮評〕謝承曰詮，陳壽曰評。

〔張衡〕

〔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傅元〕

〔傅元傳〕元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

各爲區例，名爲傅子。

〔公羊高〕

〔漢藝文志〕公傳羊十一卷。〔注〕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辭異。」

〔定哀微辭〕

〔史記〕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謂其切當世之

文，可罔褒忌諱之辭也。

燎

〔素臣〕

〔春秋序〕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

〔南董〕 齊南史氏，晉董狐。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粉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耀垂文，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七蠶起。孟軻膺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鑿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

逮漢成留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九流鱗萃，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譎言兼存，瑣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同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恠。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輟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諫，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

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繇繇，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檀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探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風后〕（漢藝文志）風后，十三篇。（注）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藝文志）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伊尹〕（藝文志）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伊尹說之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熊〕（子略）鬻子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師焉。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伯陽〕（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孔子適周，開禮於老子，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耶！』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

『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孟軻〕（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莊周〕（史記）莊子名周，其學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 楚威王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曰：『無污我！我甯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

〔墨翟〕（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儉確〕（太史公自序）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二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萬民爲之率，使天下法若此。

〔尹文〕（劉向別錄）尹文子學本莊老，其書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凡二卷，僅五千言。（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

〔野老〕（藝文志）野老十七篇。（注）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之耕種，故曰野老。

〔騶子〕（史記）齊有三騶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

十餘萬言。(藝文志)騶子四十九篇，(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申〕(史記)申不害相韓昭侯，學本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商〕(商君傳)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

〔鬼谷〕(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鬼谷先生。(注)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爲號，又曰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尸佼〕(藝文志)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居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青史〕(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

〔讎校〕(藝文志)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魏都賦)讎校篆籀。

〔七略〕（藝文志）劉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九流〕注見正緯篇。

〔殺青〕（吳祐傳）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

〔百有八十餘家〕（藝文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節。

〔調言〕（藝文志）調言十篇。（注）不知作者。（廣韻）調言也逸言也。

〔充箱〕（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輿大幾滿車，長幾充箱。

〔照軫〕（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尙有經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月令〕禮記「月令第六」，孔穎達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

令，與此篇同。

〔三年問喪〕 荀子禮論，前半褚先生補史記禮書採入；其後半，皆言喪禮三年之喪一段，與禮記三年問同文。

〔蚊睫〕 (列子) 江浦之糜蟲，名曰集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徐以氣聽，碎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惠施〕 (藝文志) 惠子一篇。(注) 名施，與莊子同時。

〔蝸角〕 (莊子)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按) 此係戴晉人語，今云惠施，誤也。

〔列子〕 (藝文志) 列子八篇。(注) 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移山〕 (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懲出人之迂也，聚室而謀移之。

〔跨海〕 (列子) 渤海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龍伯之國有大人

，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

〔淮南〕（漢書）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衣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傾天折地〕（淮南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

〔歸藏〕（帝王世紀）殷人因黃帝易曰歸藏，皇甫謐曰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曰「歸藏。」

〔羿弊十日〕注見辨騷篇。

〔奔月〕（歸藏易）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

〔韓〕（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爲人口吃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六蟲〕（商子）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蟲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

〔五蠹〕（韓非子五蠹篇）學者，言古者，帶劍者，近御者，及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

〔輓〕（左傳杜預注）車裂曰輓。（商君傳）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

〔藥〕（史記）秦攻韓，韓王遣非使秦，李斯使人遣非藥，使自殺。

〔公孫〕（列子）公孫龍誑魏王曰：「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按列子所述魏公子牟正深悅公孫龍之辨，所謂承其餘竅者也。莊子秋水篇，則異是。龍問牟：「吾自以爲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吾喙，何也？」公子牟有培井之鼃，謂東海之鼃之喻。是鴉鳥當作井鼃矣。

〔東平〕（漢書）東平思王宇，宣帝子。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諸子書或反經術，或明鬼神，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謀，不許。

〔管晏〕（藝文志）晏子八篇。（注）名嬰諡平仲。（又）管子八十六篇。（注）名夷吾。

〔隨巢〕（藝文志）隨巢子六篇。（注）墨翟弟子。

〔尉繚〕（藝文志）尉繚二十九篇。（注）六國時人。師古曰：「尉姓，繚名也。」

〔鶡冠〕（藝文志）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

〔文子〕（藝文志）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慎到〕（史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

〔呂氏〕注見雜文篇。

〔陸賈〕（史記）高帝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羅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賈誼〕（藝文志）賈誼五十八篇。

〔法言〕（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雖小辯終破大義，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說苑〕（漢書）劉向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潛夫〕（王符傳）符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

曰潛夫論。

〔政論〕（崔實傳）實字子真，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

〔昌言〕注見史傳篇。

〔幽求〕（晉書）杜夷字行齊，廬江人。懷帝時，舉方正。著幽求子二十篇。

論說第十八

聖哲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

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敍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屑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於是眇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

立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迫于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

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饒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繹傅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曄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

飛鉗，呼吸沮勸

〔六韜〕（漢藝文志）周史六弢六篇。（注）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六韜有霸典文論文師武論。

〔齊物〕莊周著齊物論。

共俗

〔六論〕呂不韋輯呂氏春秋，有開春，慎行，貴值，不苟，似順，士容，六篇。

〔石渠〕翟酺傳：孝宣論六經於石渠。（注）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故言此六經也。石渠閣名。

〔白虎〕（章帝紀）建初四年，詔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臨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王命〕（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

〔三將〕（王莽傳）大司馬嚴尤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

意，及言邊事，凡三篇。以風諫莽。（通志）嚴尤三將軍論一卷。

〔傅嘏〕（魏志）傅嘏字蘭石。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此書

〔王粲〕（魏志）王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聃周〕（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莊子者，名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二

〔叔夜〕（稽康傳）康字叔夜，作聲無哀樂論。略曰：『以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

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聞歌而感，斯非音聲之無常哉？』

〔太初〕（魏志）夏侯元，字太初。（注）元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按本元本

無，未知孰是？

〔輔嗣〕（魏志）鍾會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注）弼字輔嗣。

〔平叔〕（魏志）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注）晏，字平叔。

〔運命〕李康著運命論。

〔論衡〕（王充傳）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

〔辯亡〕（陸機傳）機以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

〔過秦〕 賈誼著過秦論。

〔宋岱〕（通志）晉荊州刺史宋岱通易論一卷。

〔郭象〕（郭象傳）象字子元，好老莊，能清言。閑居以文論自娛。著碑論十二篇。

〔夷甫〕（王衍傳）衍字夷甫，好清談。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

〔交辨有無〕（晉諸公贊）自魏太常夏侯元等皆著道德論，後進庾敳之徒，希慕簡曠。裴成公疾世俗尙虛無之理，作崇有二論以折之，時人莫能難。惟夷甫來理如小屈。時人卽以王理難裴，理還復伸。

〔般若〕（曇霍傳）霍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廣韻）般若，梵語，謂智慧也。

〔辯道〕曹植著辯道論二篇。

〔筌蹄〕（莊子雜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注）筌，魚笱也；蹄，兔網也。

〔秦延君〕（漢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延君但說「粵若稽古，」卽三萬言。

〔朱普〕（儒林傳）尙書歐陽氏學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桓榮傳）榮習歐陽尙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毛公〕（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安國〕（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

〔鄭君〕（鄭元傳）鄭元好學，注儀禮禮記，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口舌〕（易象）兌說也。（說卦傳）兌爲口舌。

〔論味〕（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

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

〔辨釣〕（呂氏春秋）呂尙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取，尙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以餌取魚，以祿取人。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以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紆鄭〕（左傳）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與鄭盟。晉亦去之。

〔存魯〕（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至齊說田常曰：「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

〔轉丸〕鬼谷子有轉丸篇，文闕。

〔飛鉗〕鬼谷子著飛鉗篇。

〔九鼎三寸〕（平原君傳）平原君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六印〕（蘇秦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

乎？」

〔五都〕（張儀傳）秦惠王封儀五邑。

〔隱賑〕（爾雅）賑，富也。（註）謂隱賑富有。蜀都賦：居邑隱賑。

〔酈君〕（酈生傳）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襲齊。齊王田廣以爲酈生賣己，遂烹酈生。

〔蒯子〕（淮陰侯傳）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高祖捕通，欲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迺釋通之罪。

〔陸賈〕（陸賈傳）陸生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張釋〕（張釋之傳）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文帝稱善。

〔杜欽〕（杜欽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後爲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京兆尹王章

言鳳專權蔽主之過，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鳳起視事。章死，詔獄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其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唇舌〕（漢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抵噓〕疑作抵戲。（杜周傳贊）業因勢而抵隨。（注）隨，音詭。一說：隨讀與戲同音許，宜反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緩頰〕（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注）緩頰，徐言譬喻也。

〔刀筆〕（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劉盆子傳注）古者記事於簡策，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范雎〕（范雎傳）王稽載雎入秦，說昭王廢王后，逐穰侯，拜爲相。

〔李斯〕（李斯傳）斯西說秦，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

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斯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逆鱗〕（韓非說難）龍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鄒陽〕（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其言，去之梁。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迺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

〔敬通〕（馮衍傳）衍字敬通。更始二年，遣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乃以衍爲立漢將軍。（劉峻廣絕交論注）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

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允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戎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綽，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

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

禦衛，有訓典焉。

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皇帝〕（獨斷）漢天子正號曰皇帝。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

〔黼辰〕（禮記）天子負黼辰，南鄉而立。（書傳）黼，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

〔誓以訓戎〕書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

〔誥以敷政〕書召誥，洛誥是也。

〔命以授官〕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罔命是也。

〔制策詔戒〕（獨斷）天子之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策書：策者，簡也，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

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絲綸〕（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

〔尙書〕（漢官儀）尙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尙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反汗〕（楚元王傳）劉向曰：『易曰：漢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驗時而反，是反汗也。』

〔視草〕（淮南王傳）武帝以安辯博善爲文辭，每爲報書，及賜，帝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適遣。

〔加意〕（隗囂傳）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

〔策封三王〕（三王世家）有齊王策，燕王策，廣陵王策。太史公曰：『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褚先生曰：『孝武帝之時，同日拜三子爲王，爲作策以申戒之。』

〔厭承明廬〕（嚴助傳）助以對策擢中大夫，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出爲郡吏。（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

〔陳遂〕（游俠傳）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卽

位，用途，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稱堯〕（鄧禹傳）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計，鎮慰西京，係百姓之心。』

〔黃鉞〕（光武賜侯霸璽書）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

〔禮閣〕（蕭惠基傳）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

〔潘勗〕（文章志）潘勗字元茂，相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

〔九錫〕（韓詩外傳）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魏志）建安十八年，使御史大夫郝愷持節策，命曹操爲魏公，加九錫。

〔衛覬禪詔〕（衛覬傳）覬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詔之詔。

〔中書〕（劉放傳）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王獻之啟瑯琊王爲中書監表）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

其任。故能王言彌微，德音四塞者也。

〔劉放〕（劉放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多放所爲。

〔張華〕（張華傳）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威福〕（蔣濟傳）文帝詔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帝問濟：『天下風教何如？』對曰：『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言，唯陛下察之。』於是帝遣追取前詔。

〔崇才〕（晉明帝紀）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輩，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

〔文清〕（晉書）大甯初，詔溫嶠曰：『卿旣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欲卽以爲中書令朝端，亦咸以爲宜。』

〔重離〕（易離卦）彖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洊雷〕（易震卦）象曰洊雷震。（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

〔敕憲〕（穆天子傳）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伸八駿之乘，以飲於枝詩之中。

〔在三〕（國語）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敕太子〕（漢高祖手敕太子）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

〔戒子〕（東方朔傳贊）朔戒其子，以尙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馬援〕（馬援傳）援誡兄子嚴敦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汝曹知吾惡之甚』

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綳，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班姬〕（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鄭弘〕（鄭弘傳）弘爲南陽太守，條教法度，爲後所述。

〔孔融〕（九州春秋）孔融守北海，教令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施行。

〔諸葛孔明〕（諸葛亮傳）陳壽等言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輔於當世。

〔庾稚恭〕（庾翼傳）翼字稚恭，代亮鎮武昌，勞謙匪懈，戎政嚴明。

〔輕命〕按周官師氏職無此文。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者也。齊桓征楚，詰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攬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

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胆，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疊，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疆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

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鞏鑑吉凶，著龜成敗。惟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戒兵誓師〕（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威讓文告〕（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

〔文辭武師〕（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包茅〕（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箕郤〕（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郤，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檄楚〕（張儀傳）儀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筭數百。張儀既相秦，爲

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筭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

城。』徐廣曰：檄，一作咫尺之檄。（漢匈奴傳）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令

，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

〔露布〕（魏武帝述志令）露布天下。（文章緣起）漢露布，賈弘爲馬超伐曹操所作

。（封氏聞見記）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

奏事云：『有緊急輒露版插羽』是也。

〔分闔推轂〕（馮唐傳）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

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致果〕（左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衝風〕（韓安國傳）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注）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

〔櫂槍〕（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司馬相如賦：「攬櫂槍以爲旌兮。」張揖曰：「彗星爲櫂槍。」

〔百尺之衝〕（國策）蘇子說齊閔王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詩皇矣注）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

〔萬雉之城〕（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一日城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班固西都賦）建金城之萬雉。

〔三逆〕（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昔秦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發冢河東，攻劫邱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隴右文士〕 詳詔策篇。

〔陳琳〕 (陳琳傳) 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酷詆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

〔姦閹攜養〕 (陳琳檄)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

〔發邱摸金〕 (陳琳檄) 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鍾會〕 (鍾會傳) 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

〔桓公〕 (桓溫檄胡文) 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先順者獲賞，後伏者蒙誅。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州郡徵吏〕 (王遜傳) 遜爲甯州刺史，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甯功曹周悅謂

聯非才，不下版檄。（劉訐傳）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

〔難蜀〕（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蜀長老多言進西南夷之不爲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移太常〕（楚元王傳）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移百官〕按（成都王穎傳）穎表請誅羊元之皇甫商等，檄長沙王，又使就第，乃與王頤將張方伐京都，以陸機爲前鋒都督。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羊元之等，乘寵凶豎，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云云，或機此時有移百官文，後代失傳耳。

〔三驅〕（易）比九五王用三驅。

〔九伐〕（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鯨鯢〕（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杜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蜂蠆〕（左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古蹟者哉？錄圖曰：渾渾鳴鳴，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愼之至也。則戒愼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鑠，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禪祀之殊禮，銘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矣。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

家辭氣體乏引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盾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敍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敍，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勸寡，飀燄缺焉。茲文爲用，典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

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封勒帝勳，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嚮明〕

（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運天樞〕

（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

〔黎獻〕

（書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傳）黎獻，黎民之賢者也。

〔綠圖丹書〕

見正緯篇。

〔鑄鼎〕

（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

〔巡岳〕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

〔成康封禪〕 〔封禪書〕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齊桓〕 〔漢郊祀志〕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管仲賂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云云。桓公乃止。詳下「西鷄東鯨」注。

〔玉牒金縷〕 〔後漢祭祀志〕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西鷄東鯨南茅北黍〕 〔郊祀志〕管仲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籍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注〕比目魚，其名謂之鯨，比翼鳥，其名謂之鷄。

〔祕祝〕 見禮盟篇。

〔銘岱〕 〔秦始皇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文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

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禪梁父刻所立石。

〔禪號肅然〕（孝武本紀）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

〔巡封梁父〕（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甲午禪于梁陰。

〔相如〕（司馬相如傳）武帝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元符〕（李善文選注）元符，天符也。

〔介邱〕（封禪文）以登介邱。（注）介，大也，邱，山也，言登泰山封禪也。

〔勒碑〕（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上至奉高，遣待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張純〕（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於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租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

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岳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引鉤讖敍離亂〕（後漢祭祀志）刻石文曰：「王莽篡叛宗廟，隳壞社稷，喪亡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按文內多引河圖赤伏符會昌符孝經鉤命決等書。

〔劇秦〕（揚雄劇秦美新序）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竭敢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典引〕（班固典引序）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臣不勝區區，作竊典引一篇。（注）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兼包神怪〕謂篇中元符靈契黃瑞涌出云云也。

〔受命〕邯鄲淳著魏受命述。

〔魏德〕（陳思王集）魏德論，末曰：「固將封泰山，禪梁父。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於黎蒸，鐘元吉乎聖主。」

〔述聽〕（封禪文）述聽者風聲。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不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

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執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雋。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

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以章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苟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聯事〕（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垂珠〕（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釋名）祭服曰冕，元上纁下，前後垂球，

有文飾也。

〔八元〕（左傳）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書誡〕（書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思庸〕（書序）太甲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獻替〕（左傳）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以去其否。

〔丕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冊以出。

〔言筆〕（曲禮）史載筆，士載言。

〔章奏表議〕（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

曰駁議。

〔赤白〕（考工記）畫績之事，赤與白，謂之章。

〔揆景〕（晉天文志）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

與土等，謂之地中。（桓譚新論）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

測也。

〔七略〕見諸子篇。

〔左雄〕（左雄傳）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

〔胡廣〕（胡廣傳）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文舉〕（孔融傳）融字文舉。文選有薦禰衡表。

〔孔明〕（諸葛亮傳）亮字孔明。後主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表。

見文選。

〔琳瑯〕陳琳阮瑀。（典論）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孔璋〕陳琳，字孔璋。（魏文帝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

〔陳思之表〕（陳思王植傳）大和二年，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

〔張華〕（張華傳）初封廣武縣侯，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

〔鶴鷄〕（張華傳）華初未知名，著鶴鷄賦以自寄。

〔辭開府〕（羊祜傳）武帝時，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載文選。

〔讓中書〕文選，有庾亮讓中書監表。

〔劉琨〕文選有劉琨勸進表。

〔張駿〕（張駿傳）駿上疏曰：『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

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鴟目有年，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

臣之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

〔絳闕〕（孫楚傳）楚作書遺孫皓曰：『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

庫。』

〔黼辰〕見詔策篇。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秦以言；奏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

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
 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
 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
 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
 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
 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
 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
 勤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
 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
 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
 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鷲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

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共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日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嚴奏劾文，熱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關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未，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

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囊皁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謬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皁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急變〕（漢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桃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注）非常之事，故云急變。

〔王綰〕（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號，丞相王綰等議曰：『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

〔李斯〕（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 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餘萬。夫治驪山者

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難，叩之空立，如下天狀。」

〔務農〕（漢食貨志）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賈誼說上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海，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兵事〕（鼂錯傳）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

〔定郊〕（漢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等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

〔王吉〕（王吉傳）吉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溫舒〕（路溫舒傳）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

〔谷永〕漢郊祀志：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侍詔，祠祭上林苑中。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盛稱奇念鬼神，及言世有仙人，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

〔揚秉〕（楊秉傳）帝時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固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陳蕃〕（陳蕃傳）時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尙書三公，使褻責誅賞，各有所歸。』

〔張衡指摘〕（張衡傳）衡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

〔朝儀〕 蔡邕（獨斷）正月朝賀三公，奉壁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壁舊儀，三公以下，周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二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

〔天文〕（高堂隆傳）青龍中，大治殿舍，有星宇於大辰。隆上疏曰：『今之宮室

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童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

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欲必覺寤，陛下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王觀〕（魏志）觀字偉臺。

〔節省〕魏王朗有節省奏。

〔劉頌〕（劉頌傳）除淮南相，頌在郡上疏言封國之制，宜如古典，及六州將士之役，凡數千言，詔褒美之。

〔溫嶠〕（溫嶠傳）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太子納焉。

〔繩愆糾繆〕（喪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曰：「惟余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御史中丞〕（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舉劾按章。

〔奏董賢〕（董賢傳）賢自殺王莽，復風。孔光奏賢實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治第造冢，不異王制。死後以砂畫棺，至尊無以加。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

〔奏孔融〕（孔融傳）曹操令路粹枉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

〔傅咸〕（傅咸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願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劉隗〕（劉隗傳）隗遷丞相，司直彈奏，不畏彊禦。

〔彈事〕六朝御史中丞劾奏，曰彈事。文選有沈休文任彥昇彈事。（王淮之傳）宋臺諫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惟解彈事耳！』

〔鸚猩〕（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墨翟非儒〕（墨子非儒篇）貪于飲食，惰于作務，陷于饑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

觀鼠藏，而羝羊視賁歲起，君子笑之。

〔次骨〕（杜周傳）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註）其用法深刻至骨。

〔善罵〕（留侯世家）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踰垣〕（國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捷徑〕（離騷）夫唯捷徑以窮步。

〔絕席〕（王常傳）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註）絕席，謂尊顯之也。

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代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讒言〕（漢書敘傳）禁中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己，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

伯對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

日復聞讒言！」

〔阜囊封板〕（後漢禮儀志）日冬至，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阜囊獨斷，凡章表皆啟

封，其言密事，得阜囊盛。

〔封事〕（霍光傳）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

〔上便宜〕

〔龍錯傳〕

大常遺龍錯受何書，伏生所述，因上便宜事。

〔審諤〕

〔陳蕃傳〕

竇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審諤之操，華首彌固。」

〔司直〕

〔百官公卿表〕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王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

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過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我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

於茲矣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厭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曹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麀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

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對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摛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明臺〕（管子）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言也。

〔釋宋〕（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按）魯桓公無議釋宋事，桓當作僖。

〔胡服〕（趙世家）傳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王曰：「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

教雖。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曰：「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

〔變法〕（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甘龍曰：「聖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孝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

〔駁議〕 見章表篇

〔賈誼〕（賈誼傳）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以爲能，文帝說之。

〔駁挾弓〕（吾邱壽王傳）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便下其議。壽王對曰：「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取威而奪民救也。」上以難弘，弘詘服焉。（按）非主父偃事。

〔辨匈奴〕（韓安國傳）武帝時，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議伏兵襲擊，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

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陳朱崖〕朱崖當作珠厓（賈捐之傳）珠厓又反，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曰：「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辨祖宗〕（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孝武皇帝南滅百粵，北攘匈奴，至今累世賴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旣以爲世宗之廟，臣愚以爲不宜毀。

〔斷輕侮〕（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自後因以爲比，遂定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和帝從之。

〔議擅誅〕（郭躬傳）竇固出擊匈奴，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駁校事〕（魏志）程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遂罷校事官。

〔議貨錢〕（司馬芝傳）先是，文帝罷五銖錢，令民以穀幣爲市。至明帝時，巧爲滋多，芝議以用錢非獨豐國，亦以省刑，從之。

〔獨出女科〕（晉刑法志）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出已之女母。邱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繁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止議曰：『男不得罰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

〔定賈充諡〕（秦秀傳）賈充薨，議諡。秀議曰：『充以異姓爲後，絕祖父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

〔應劭〕（應劭傳）劭凡爲駁議二十篇。

〔仲瑗〕（應劭傳）劭字仲遠。（注）續漢書文士傳，作仲瑗；漢官儀，又作仲瑗。

〔貴賤賤女買櫝還珠〕（韓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有文之賤

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輔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射策對策〕（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注）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舉賢良〕（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對策者百餘人，錯爲高第。

〔仲舒〕（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舉首。

〔公孫對〕（平津侯傳）公孫弘使匈奴還，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

〔杜欽〕（杜欽傳）二日蝕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欽上對「云云」。

〔魯丕〕（魯丕傳）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略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劉寬舉

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不在高第。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稱疾〕（晉書）元帝時，以天下喪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署，旣經略粗定

，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

〔雉集〕（漢成帝紀）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

〔嚳興〕（晉五行志）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嚳見于前，護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

秀孝策試四科之實，嚳興於前，或斯故乎。

〔志足文遠〕（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舞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渾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崖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

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回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職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卷疏；百官詢事，則有

關刺解謀；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圖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

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故。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誓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疏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纖密者也。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墜起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

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堊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百紛，因書乃察。

〔書用識哉〕 書益稷篇文。

〔揚雄云云〕 見法言國神篇。

〔簡牘〕 (杜預春秋序)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象夫〕 見徵聖篇。

〔贈策〕 (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與書〕 (左傳) 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遺子反〕 (左傳) 楚子重子反以夏姬故，怨巫臣而殺其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諫范宣子〕 (左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進弔書〕 (檀弓) 滕成公之喪，使子服敬叔進弔書。

〔筆札〕 (司馬相如傳) 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注) 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報任安〕 (司馬遷傳) 遷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以書。

〔難公孫〕（公孫弘傳）武帝時，北築朔方，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按（東方朔傳）有答客難，無難公孫弘事。〔酬會宗〕（楊惲傳）惲失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惲報以書。

〔答劉歆〕揚雄字子雲集，有答劉歆書。

〔元瑜〕（魏文帝集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文舉〕（孔融傳）融字文舉。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慕天下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休璉〕（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

〔絕交〕（稽康傳）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

〔敘離〕（晉文苑傳）趙至與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

〔陳遵〕（陳遵傳）起爲河南太守，既到官，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儿口占。書

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禰衡〕（後漢文苑傳）禰衡爲黃祖作書記，輕從疎密，各得體宜。

〔獻酬〕（世說）人間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君臣同書〕如樂毅報燕王，燕王謝樂簡，上下無別，同稱書也。

〔表奏〕（文章緣起表）淮南王安諫伐閩表。（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

〔張敞〕（張敞傳）敞拜膠東相，到膠東。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

〔郡將〕（嚴延年傳）延年新將。（注）新爲郡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領武

事也。

〔崔實〕見諸子篇。

〔黃香〕（後漢文苑傳）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公幹〕劉楨，字公幹。按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五言詩妙絕當時。而不言其牋記，

故云弗論。文帝字子桓。

〔劉廙〕（劉廙傳）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

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起姻於寒灰之上

，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

〔陸機自理〕（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橫爲故齊王問評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乃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問，字蹤筆迹，皆可推按。

〔譜〕（漢藝文志）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劉杏傳）王僧孺撰

譜，訪杏血脈所因，杏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以此而推，當起周代。』

〔籍〕（蕭何世家）高祖入關，何獨先走丞相府收圖籍，以是具知天下戶口阨塞。

〔簿〕（漢食貨志）多張空簿。（注）簿，計簿也。

〔錄〕（周禮）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定其錄籍。

〔力〕（漢藝文志）經方十一家。經方者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

〔術〕（漢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

〔占〕（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

〔式〕（周禮）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注）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釋

曰：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濼式，故謂載天文者爲式。漢藝文志：羨門

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

〔律〕（漢刑法志）蕭何攬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令〕（蕭望之傳）金布令甲。（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次之。

〔法〕（周禮疏）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于穰苴。（漢藝文志）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制〕（禮記月令）命有司脩法制。

〔符〕（東觀漢記）郭丹初之長安，從苑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

〔契〕（周禮）小宰之職，聽取予以書契。（注）書契謂出予受人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詞，皆曰契。

〔券〕（周禮天官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地官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太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

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關刺〕（唐百官志）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

〔牒〕（左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正義）簡，牒也；牒，札也。

〔狀〕（楊引傳）引母終，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里三百人，上狀稱美。

〔辭〕（周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而孚，正于五刑。

〔譜詩〕（鄭元傳）（元所若毛詩譜注）元於詩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序之類，

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之次，謂之爲譜。

〔司籍〕（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爨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

籍氏。』

〔張湯〕（史記酷吏傳）天子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注）謂以文簿次第

一一責之。

〔李廣〕（李廣傳）廣從大將軍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世本〕（班彪傳）左邱明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

十五篇。(馬總意林)傅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

〔九章〕(鄭元傳)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

〔萬畢〕(龜策傳)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注)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淮南有畢萬術一卷。

〔書雲〕(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黃鐘〕(漢律歷志)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

〔管仲〕(管子)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

〔玉瑞〕(周禮)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瑞，符信也。(五帝本紀)修五玉。五玉。(注)卽五瑞也。

〔金竹〕(孝文本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判書〕（周禮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判，半分而合者。

〔鐵券〕（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

〔髻奴〕（王褒僮約）券文曰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股，使不得有二言。

〔孫亶回〕（韓子）徐渠問田鳩曰：『陽城義集名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闕於州都，何哉？』田鳩曰：『此無他，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

〔三刺〕（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截蒲〕（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行狀〕（文章緣起）行狀：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元伯行狀。

〔子產〕（左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囊漏儲中〕（賈誼新書）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以糝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

。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

〔掩目捕雀〕（何進傳）袁紹等欲召外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陳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伉儷〕（潘黃門集）楊仲武誅序：子之姑，子之伉儷。

〔九方堙〕（淮南子）秦穆公使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在於沙邱，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伯樂曰：「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馬至而果千里之馬。

〔翰林〕張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注）翰，筆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

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遜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燭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

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

司契，垂帷制勝。

〔江海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關鍵〕（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小爾雅）鍵謂之鑰。

〔陶鈞〕（鄒陽傳）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

〔定墨〕（禮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

〔司契〕（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

〔相如〕（枚臯傳）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揚雄驚夢〕（桓譚新論）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

〔桓譚苦思〕（桓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而猥欲追及；嘗激一事而作

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

〔王充〕（王充傳）充閉門潛思，著論衡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口誦〕（楊修答臨淄侯曹子建牋）嘗親見執事搢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宿構〕（王粲傳）粲字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殫思，亦不能加也。

〔阮瑀據鞍〕（典略）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瑀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禰衡草奏〕（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益重之。

〔應機立斷〕（劉向新序）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伊摯〕（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輪扁〕（莊子）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甯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

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
 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摛古競今，危側趣詭
 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
 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
 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
 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
 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
 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
 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
 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

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補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簡易〕（劉向傳）向字子政，爲人簡易無威儀。

〔斲梓〕（周書）若作梓材，旣勤樸斲。

〔染絲〕（墨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

〔環中〕（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司南〕（韓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注）「司南」卽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招悵述情，必

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適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氣體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翮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

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曠。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剛健〕 (易)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征鳥〕 (禮記月令) 征鳥厲疾。

〔錫魏〕 見詔策篇。

〔賦仙〕 (司馬相如傳) 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遊天地之間意。

〔魏文〕 「文以氣爲主」云云，魏文帝典論論文語也。

〔孔融徐幹〕 (魏文帝集典論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非粲之匹也。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檄也。

〔劉楨逸氣〕 (魏志) 劉楨，字公幹。文帝書與吳質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孳甲〕 (詩疏) 楊之孳甲，早於衆木；昏姻夫時，曾木之不如也！(後漢章帝詔)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

〔奇字〕 (揚雄傳)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今木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蔞，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

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舊；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鑿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鬣，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綆短〕（莊子）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斷竹〕（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按所歌者，本黃帝時竹彈謠。

〔卿雲〕（尚書大傳）舜將禪禹，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是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

〔雕墻〕（書五子之歌）峻宇雕墻。

〔青藍〕（荀子）青出之藍而青於藍。

〔絳蒨〕（爾雅）（茹蘆注）令之蒨也，可以染絳。（疏）今染絳蒨也，一名茹蘆，

一名茅蒐。（詩疏廣要注）本草茜根，可以染絳，一名蒨。

〔隱括〕（家語）自極於隱括之中。

〔宛虹〕（西京賦）瞰宛虹之長鬚。（注）「宛」謂屈曲也；「鬚」，「虹鬚」也。

〔長離〕（張衡思元賦）前長離使拂羽兮。（注）「長離」，南方朱雀也。

〔穎脫〕（平原君傳）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

，非特其未見而已。」

〔齷齪〕（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齷齪。（注）「齷齪」，小節也。（司馬相如難蜀

父老）委瑣齷齪。（注）「齷齪」，局促也。

〔庭間迴驟〕（楚辭哀時命）騁騏驥于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

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滯，稿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

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

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

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轡學步，力止襄陵。

〔醞藉〕（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注）「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

〔郭〕（說文）「郭」，郭也。（西京賦）經城洫，營郭郭。

〔鬻矛譽楯〕（韓子）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子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欲宗其言〕（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反正〕（左傳）文反正爲乏。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

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太章，賁

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犀兕〕（左傳）華元答城者謳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役人又歌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鳥跡〕 見原道篇。

〔魚網〕（東觀漢記）黃門蔡倫典作上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

〔美言不信〕（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五千〕（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

〔辯雕〕（莊子）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

〔涇渭〕（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臯壤〕（莊子）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

〔人外〕（宋書隱逸傳）孔淳之遇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

〔真宰〕（莊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桃李〕（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樹蘭〕（淮南子）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翠綸桂餌〕（關子）以桂爲餌，鍛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

〔言隱〕（莊子）言隱於榮華。

〔賁象〕（易賁）上九賁无咎。

〔摛藻〕（漢書序傳）摛藻如春華。

〔舜英〕（詩）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舜」，木槿也，其華朝生暮落。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力，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隱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技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技也；同辭重句，文之肫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揚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

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之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丁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盜，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駢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謝艾〕（張重華傳）主簿謝艾兼資文武。

〔清新〕（陸清河集）與兄機書：「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

〔榛楛〕（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于集翠。（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也。

〔庸音〕（文賦）放庸音以足曲。

〔榮衛〕（內經）榮衛不行，五藏不通。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

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知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輓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詠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籥合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免乎柄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古之教歌云云〕 見韓子

〔廉肉〕（禮樂記）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

之善心而已矣。

〔改張〕（董仲舒策）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雙聲疊韻〕（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

〔轆轤〕（詩評）單轆轤韻者，單出單入，兩句換韻，雙轆轤韻者，雙出雙入，四句換韻。

〔往蹇來連〕易蹇卦六爻四爻辭。

〔吃〕（韓非傳）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注）「吃」語難也。

〔纍纍〕（禮樂記）倨中矩，句中絢，纍纍乎端如貫珠。

〔和韻〕楊慎曰：「東董是和，東中是韻。」

〔吹簫〕（公羊傳去簫注）簫所吹以節舞也。吹簫而舞，文樂之長。

〔取均〕（楊收傳）旋宮以七聲爲均；均之爲言韻也。

〔調瑟〕（楊子法言）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

〔柄方〕（宋玉九辯）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注）柄刻木端，所以入鑿。

〔吹竽〕（韓子）南郭處士爲齊宣王吹竽，宣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左宮右徵〕（禮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調鐘〕（楊雄傳）師曠之調鍾竝，知音者之在後也。（注）晉平公鍾工者，以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後世之有知音。

〔榆槿〕（禮內則）葶苳粉榆，免菹滫瀡以滑之。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草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

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舉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

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疑有脫字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贊曰：斷章有檢，積句不恆。理資配主，辭忌失朋。環情草調，宛轉相騰。離合

同異，以盡厥能。

〔明也局也〕（詩關雎疏）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

〔區畛〕（蜀都賦）瓜疇芋區。（注）「區」，界畔也。（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川界。

〔綴兆〕（禮樂記）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注）「綴兆」舞位也。

〔抗墜〕（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木。

〔啓行〕（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啓行」，喻「始」也。

〔跗萼〕（詩小雅）鄂不鄂不，當作拊韓。韓（箋）承華者曰韓。華下有鄂，鄂下有拊。由華以覆鄂，鄂以承拊。「鄂」，足也。（疏）鄭以華華鄂拓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祈父〕（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

〔肇禋〕（周頌）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竹彈謠〕 見通變篇。

〔元首〕 (虞書) 帝庸喜哉！元首作歌哉！股肱哉！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百工熙哉！」(按)「哉」爲語助。以喜起熙，明良康爲韻，是三言也。

〔洛汭〕 見夏書五子之歌。

〔行露〕 見明詩篇。

〔六言七言〕 同上。

〔南風〕 同上。

〔配主〕 (易豐) 初九遇其配主。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

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鳥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

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照然矣。

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祿祿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贊曰：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皇陶贊〕

見虞書大禹謨。

〔益陳謨〕同上。

〔文繫〕（易文言）元者，善之月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繫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宋畫〕（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有一史後至者，檀檀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吳冶〕（吳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

〔上林〕同馬相如，字長卿，作上林賦。

〔神女〕宋玉作神女賦。

〔毛嬙〕（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登樓〕 見詮賦篇。

〔楚奏〕（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音，不忘舊也！』

〔越吟〕（陳軫傳）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

〔孟陽〕 張載，字孟陽。本集有七哀詩二首。

〔粉榆〕（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

〔白水〕（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注）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祖初起之處也。

〔允當〕（左傳）允當則歸。

〔夔〕（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

〔跬〕（莊子）夔謂跬曰：「吾以一足跬而行，子無如矣！」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義。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散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

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芋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璽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

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仁瑩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六義〕 見明詩篇。

〔毛公〕 (漢藝文志)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關雎〕 (詩小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

〔尸鳩〕 (詩小序)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

〔鶯鳥〕 (詩傳) 雎鳩，王雎也，摯而有別。(注)「摯」，本亦作鶯。

〔金錫〕 見衛風淇澳篇。

〔珪璋〕 見大雅卷阿篇。

〔螟蛉〕 見小雅小宛篇。（揚子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視之曰：「類我，類

我！久則肖之矣。」

〔蝸蟻〕 見大雅蕩之篇。

〔澣衣〕 見邶風柏舟篇。

〔席卷〕 同上。

〔如雪〕 見曹風蜉游篇。

〔如舞〕 見風太叔于田篇。

〔夸毗〕 見大雅板之篇。

〔優柔溫潤〕 （王褒洞簫賦）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

（又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安仁螢賦〕 （潘岳螢火賦）飄飄頻頻，若流金之在沙。（按）岳字安仁。

〔季鷹雜詩〕 （張翰雜詩）青條若總翠。（按）翰字季鷹。

〔刻鵠類鶩〕（馬援與兄子書）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厚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

〔胡越〕（孔叢子）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

〔肝膽〕（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必敢〕（李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舫。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

倒戈立漂杆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甯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獵，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煒，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

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嵩高〕（大雅）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容舫〕（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千億〕（大雅）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子遺〕（小雅）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滔天〕（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漂杵〕（武成）前徒倒戈，攻於後以，血流漂杵。

〔鴉音〕（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黠，懷我好音。

〔茶味〕（大雅）周原膾膾，堇荼如飴。

〔景差〕（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注）宋玉景差，楚大夫。

〔奔星宛虹〕（上林賦）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飛廉焦明〕（上林賦）徑峻卦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豸。（注）「飛廉」，龍

雀也，鳥身鹿頭。（又）捷鷁鷁，揜焦明。（注）「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玉樹〕（楊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注）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

，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鬼神〕（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注〕言鬼魅至此，亦不能上至半

途而顛墜也。

〔比目〕（西都賦）投文芊，出比目。（注）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海若〕（西京賦）海若游於元渚。（注）「海若」，海神也。

〔宓妃〕（楊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漢書音義）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元冥〕（左傳）昧爲元冥帥。（注）元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又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按張衡羽獵賦：「文不全無，因元冥於朔野」之語。

〔魑魅〕（左傳）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注）魑，山神；魅，恠物；罔兩，水神。

〔嵯峨揭業〕（西京賦）嵯峨叢業。（上林賦）嵯峨嶻嶭。（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

〔寒谷〕（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

〔鵬連〕（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鯢；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鴻漸〕 易漸卦爻。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

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鷦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撫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

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漭，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傳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摛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睦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聽，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聽。」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蔡詩云：「庇

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一夫蔡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蔡，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

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懵。

〔高宗〕（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箕子〕（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政典〕（夏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遲任〕（盤庚）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鷓冠〕（漢藝文志）鷓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按）賈誼鷓鳥賦中，多用鷓冠子語。

〔引李斯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鯨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百官〕揚雄有百官箴。

〔遂初〕劉歆集有遂初賦。（按）賦中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

〔拮摭〕（漢藝文志）拮摭遺逸。（注）拮摭，謂拾取之。

〔布濩〕（東京賦）聲教布濩。（注）布濩，猶散被也。

〔自奏不學〕（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狐腋〕（慎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雞蹠〕（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

〔劉劭〕（魏志）劉劭，字孔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

〔歃血〕毛遂事，見視盟篇。

〔管庫隸臣〕（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左傳）與臣隸隸臣僚。

（注）隸，謂隸屬於吏也。

〔鼓缶〕（蘭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風俗通義）缶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寸轄〕（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

〔運關〕（文子）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

〔衛足〕（左傳）齊別鮑牽，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庇根〕（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子？』

〔山木〕（左傳）山有木，王則度之。

〔匠石〕（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曰：『此不材之木也！』（嵇康琴賦）匠石奮斤。

〔文梓〕（吳越春秋）越王使木工伐，天生神木一雙，陽爲文梓，陰爲榿楠。

〔無僮〕（左傳）不與於會，亦無蓍焉。（注）蓍，悶也。蓍，與僮同。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輪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

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侍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趨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詰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膀，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

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咽。一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齟齬，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甯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黝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

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鬼哭粟飛〕（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官治民察〕見徵聖篇「象夫」注。

〔輶軒〕（風俗道）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祕府。

〔六書〕（周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

〔吏師〕（秦始皇本紀）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刪籀造隸〕（漢藝文志）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六體〕（漢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注）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

〔馬字缺畫〕（萬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相如譏篇〕（漢藝文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張敞傳業〕（漢藝文志）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故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揚雄纂訓〕（漢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

〔太半〕（東京賦注）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

〔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爲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三接之外〕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濼浩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士衡「日出南東隅，行瑤珮，結瑤璠」，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止者矣！

〔黯黩〕（劉向九歎）望舊邦之黯黩兮。（注）黯黩，暗也。

〔三寫〕（抱朴子）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三豕〕（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者問諸晉史，固曰「已亥。」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生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
挺，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
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祕
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
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逕，味之者不
厭矣。

被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變女之靚
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妝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嫵而纖俱
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
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煨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詞穎間，昏迷於

庸日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詰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

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闕二字），嗣宗之（闕二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闕二字），彭澤之（闕二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互體〕（左傳杜氏法）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

〔瀾表方圓〕（尸子）水圓析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古詩離別〕（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樂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客之至長城而飲

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

〔黃雀〕 陳思王有野用黃雀行。

〔青松〕 (劉公幹詩) 亭亭山上松。

〔彭澤〕 (陶潛傳) 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

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甯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而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闕尹」，一是不

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櫜括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僞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管仲言〕（管仲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陳思〕（陳思王集武帝誄）幽闔一局，尊靈永墊。（冬至獻襪頌）翱翔萬域，聖體

浮輕。

〔口澤〕（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如疑〕（檀弓）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爲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潘岳金鹿哀辭〕『將反如疑，回首長顧。』金鹿，岳幼子也。

〔方罪李斯〕（向秀傳）嵇康被誅，秀作思舊賦云：『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

〔甯僭無濫〕（左傳）蔡聲子曰：『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

〔不類〕（左傳）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寶玉大弓〕（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胠篋探囊〕（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膝固扃，此世俗

之所謂知也。

〔中黃育獲〕（李善文選注）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擾，而右搏雕虎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

〔井賦疋馬〕（周禮小司徒）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井十爲通，通爲匹馬。（

疏）三十家出馬一匹。

〔應劭釋匹〕（應劭風俗通）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

『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匹。

〔車貳佐乘〕（禮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

，戎獵之副車也。又貳車者，諸侯七乘云云。

〔馬儷〕（鄭風太叔于田）兩驂如舞，兩服上襄。

〔雖單爲疋〕（左傳）匹夫無罪。（注）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惟

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韋昭通謂之匹夫匹婦也。」按易中孚象曰：「

馬匹亡謂四，與初絕如馬之亡，其匹也可證。」訓疋之義，正與匹夫匹婦一例。

〔配義〕（爾雅釋詁）匹，合也。疏匹者，配合也。

〔羿氏舛射〕（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

〔敗駕〕（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

〔多謝〕（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

縛，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壬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贖。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

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養氣〕（王充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年，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

〔長艾〕（曲禮）五十曰艾。

〔慚鳧企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尾閭〕（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若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注）尾閭，東海川名。

〔置硯〕（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

〔懷筆〕（曹褒傳）褒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相，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用思困神〕（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

〔錐股〕（戰國策）蘇秦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驅齡伐性〕（王充效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

〔心覆〕（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節宣〕（左傳）節宣其氣。

〔賈餘〕（左傳）齊高固曰：「欲勇者，賈餘勇。」

〔腠理〕（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服脈也。」

〔胎息〕（漢武內傳）王真習閉氣而喬之名曰胎息，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宋史藝文志）有臥龍隱著胎息歌一卷。

〔水停〕（莊子）水靜則明燭須眉。

〔精爽〕（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最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專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

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傾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按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賡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

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儀毫〕（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

〔詘寸〕（文子）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率故多尤〕（文賦）或率意而寡尤。

〔事賊〕（左傳）霑，事之賊也。

〔偏枯〕（呂氏春秋）魯公孫悼曰：「我固能治偏枯。」

〔懸識〕（扁鵲傳）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總轡〕（家語）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同音〕（賈誼傳）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

〔歎奇〕（倪寬傳）張湯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稱善〕（世說）司馬景王命中書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如樂〕（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
乘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
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
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
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
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
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
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
蕪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哉義華而聲恠，或理拙而
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榘枿之中，動用揮扇。何必
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

與，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

〔曲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九變〕（漢武帝詔）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玉石〕（老子法本）不欲珠璣如玉，落落如石。

〔窳擻〕（左傳）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夫音樂之興也，而鐘樂之器也。窳則不減，擻則無容。今鐘擻矣！」

〔魏文〕（魏文帝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

〔盤根〕（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博塞〕（許慎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又行棋相塞曰博塞。

〔儻來〕（莊子）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纒牽〕（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若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三十之輻〕（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移知歌謠文理，與世推故，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蠹，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翫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爽以雕龍馳響，屈平

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連接燔書，高祖尚武，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逞，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

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連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白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之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

雖遠，曠焉如面！

〔野老〕（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郊童〕（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薰風〕 見明詩篇。

〔爛雲〕 見通變篇。

〔猗歎〕（鄭康成詩譜）湯受命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者。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

，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

，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首章曰猗歎那歎。

〔周南〕（詩小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邠風〕（詩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至商

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

都。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幽厲〕（詩小序）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平王〕（詩註疏）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不能復雅，下列稱風。（詩黍離章註）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

〔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五蠹六虱〕見諸子篇。

〔莊衢〕（鄒爽傳）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蘭臺〕見夸飾篇景差注。

〔荀卿〕（荀卿傳）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稷下〕（孟子傳）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

〔談天雕龍〕 見諸子篇。

〔燔書〕（秦始皇本紀）李斯奏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鯨爲城旦，制日可。

〔戲儒〕（酈食其傳）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禮律草創〕（漢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未盡備而通終。（律歷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

〔大風〕 見樂府篇

〔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

〔文景〕（漢書）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賈誼〕（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鄒枚〕鄒陽見前。（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

〔孝武〕（漢武帝紀）（贊）孝武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柏梁〕見明詩篇。

〔金堤〕（漢溝洫志）武帝旣封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迺

作歌卒。寒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

〔蒲輪〕（枚乘傳）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迺以安車蒲輪徵乘。

〔鼎食〕（主父偃傳）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

〔對策〕 見議對篇。

〔疑奏〕 見附會篇「歎奇」注。

〔負薪〕（朱買臣傳）家貧，常芟薪樵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

〔滌器〕（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壽王〕（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後爲光祿大夫侍中。

〔嚴〕（嚴安傳）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爲騎馬令。

〔終〕（終軍傳）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

〔枚臯〕（枚臯傳）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昭〕（漢昭帝紀）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武帝崩，卽皇帝位。

〔宣〕（漢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昭帝崩，徵昌邑王。王淫亂，大臣請廢，迎帝卽皇帝位。

〔石渠〕 見論說篇。

〔雕篆〕 見詮賦篇。

〔綺縠〕 同上。

〔底祿〕（左傳）叔向曰：『底祿以德。』

〔元〕（漢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徵時，生民間；宣帝卽位，立爲太

子，莊大柔仁，好儒。宣帝崩，太子卽皇帝位。

〔成〕（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崩，卽皇帝位。

〔金馬〕（滑稽傳）東方朔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千首〕 見詮賦篇。

〔六藝〕（漢藝文志）劉歆七略，有六藝略，詳諸子篇。

〔哀平〕（漢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成帝無子，立爲皇太子

；成帝崩，卽皇帝位。（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哀帝崩，卽皇帝位。

〔光武〕（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秀，長沙定王之後，誅王莽，復漢。

〔圖讖〕 見正緯篇。

〔免刑〕（後漢文苑傳）杜篤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誄，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參奏〕（班彪傳）彪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